

水滸

第一百十六回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話說當下張橫聽得道沒了他兄弟張順，煩惱得昏暈了半晌，卻救得甦醒。宋江道：「且扶在帳房裏調治，卻再問他海上事務。」宋江令裴宣、蔣敬寫錄衆將功勞，辰巳時分，都在營前聚集。李俊、石秀、生擒吳值、三員女將、生擒張道原、林冲、蛇矛、戳死冷恭、解珍、解寶、殺了崔彧，只走了石寶、鄧元覺、王勣、晁中、溫克讓五人。宋江便出榜安撫百姓，賞勞三軍，把吳值、張道原、解珍、張招討軍前，斬首施行。獻糧袁評、申文保、舉作富陽縣令，張招討處關領空頭官誥，不在話下。衆將都到城中歇下，左右報道：「阮小七從江裏上岸，入城來了。」宋江喚到帳前問時，說道：「小弟和張橫、并侯健、段景住帶領水手，海邊覓得船隻，行至海鹽等處，指望便使入錢塘江來。不期風水不順，打出大洋裏去了。急使得回來，又被風打破了船，衆人都落在水裏。侯健、段景住不識水性，落下去淪死海中，衆多水手，各自逃生四散去了。小弟赴水

到海口，進得赭山門，被潮直漾到半墻山，赴水回來。卻見張橫哥哥在五雲山江裏，本待要上岸來，又不知他在那地裏。昨夜望見城中火起，又聽得連珠礮響，想必是哥哥在杭州城廝殺，以此從江裏上岸來。不知張橫會到岸也不會？宋江說張橫之事，與阮小七知道，令和他自己兩個哥哥相見了，依前管領水軍頭領船隻。宋江傳令，先調水軍頭領，去江裏收拾江船，伺候征進睦州。想起張順如此通靈顯聖，去湧金門外，靠西湖邊，建立廟宇，題名『金華太保』。宋江親去祭奠。後來收伏方臘，有功於朝，宋江回京，奏知此事，特奉聖旨，勅封爲『金華將軍』，廟食杭州。

再說宋江在行宮內，因思渡江以來，損折許多將佐，心中十分悲愴，卻去淨慈寺修設水陸道場。七晝夜，判施斛食，濟拔沉冥，超度衆將，各設靈位享祭。做了好事已畢，將方天定宮中一應築物，盡皆毀壞，所有金銀，寶貝，羅緞等項，分賞諸將軍校。杭州城百姓俱寧，設宴慶賞，當與軍師從長計議，調兵收復睦州。此時已是四月盡間，忽聞報道：『副都督劉光世并東京天使，都到杭州。』宋江當下引衆將出北關門迎接入城，就行宮開讀聖旨：『……勅先鋒使宋江等收勦方臘，累建大功，勅賜皇封御酒三十五瓶，錦衣三十五領，賞賜正將，其餘偏將，照名支給賞賜緞疋。』原來朝廷只知公孫勝不會渡江，收勦方臘，

卻不知折了許多頭領。宋江見了三十五員錦衣御酒，驀然傷心，淚不能止。天使問時，宋江把折了衆將的話，對天使說知。天使道：『如此折將，朝廷怎知？下官回京，必當奏聞。』那時設宴款待天使，劉世光主席，其餘大小將佐，各依次序而坐。御賜酒宴，各各沾恩。見亡正偏將佐，留下錦衣御酒賞賜，次日設位，遙空享祭。宋江將一瓶御酒，一領錦衣，去張順廟裏，呼名享祭。錦衣就穿泥神身上，其餘的都只遙空焚化。天使住了幾日，送回京師。

不覺迅速光陰，早過了數十日。張招討差人齋文書來，催促先鋒進兵。宋江與吳用請盧俊義商議：『此去睦州，沿江直抵賊巢，此去歙州，卻從昱嶺關小路而去。今從此處分兵征勦，不知賢弟兵取何處？』盧俊義道：『主兵遣將，聽從哥哥嚴令，安敢選擇。』宋江道：『雖然如此，試看天命。』作兩隊分定人數，寫成兩處關子，焚香祈禱，各關一處。宋江拈鬪得睦州，盧俊義拈鬪得歙州。宋江道：『方臘賊巢，正是清溪縣幫源洞中。賢弟取了歙州，可屯住軍馬。申文飛報知會，約日同攻清溪賊洞。』盧俊義便請宋公明酌量分調將佐軍校。

先鋒使宋江帶領正偏將佐三十六員，攻取睦州并烏龍嶺。

軍師吳用

關勝

花榮

秦明

李應

戴宗

朱仝

李逵

魯智深

武松

解珍

解寶

呂方

郭盛

樊瑞

馬麟

燕順

宋清

項充

李袞

王英

扈三娘

凌振

杜興

蔡福

蔡慶

裴宣

蔣敬

郁保四

水軍頭領正偏將佐七員，部領船隻，隨軍征進睦州：

李俊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童猛

童威

孟康

副先鋒盧俊義管領正偏將佐二十八員，收取歙州并昱嶺關：

軍師朱武

林冲

呼延灼

史進

楊雄

石秀

單廷珪

魏定國

孫立

黃信

歐鵬

杜遷

陳達

楊春

李忠

薛永

鄒淵

李立

李雲

鄒潤

湯隆

石勇

時遷

丁得孫

孫新

顧大嫂

張青

孫二娘

當下盧先鋒部領正偏將校，共計二十九員，隨行軍兵三萬人馬，擇日辭了劉都督，別了宋江，引兵望杭州取山路，經過臨安縣，進發登程去了。卻說宋江等整頓船隻軍馬，分撥正偏將校，選日祭旗出師，水陸並進，船騎相迎。此時杭州城內瘟疫盛行，已病倒六員將佐，是張橫、穆弘、孔明、朱貴、楊林、白勝。患體未痊，不能征進，就撥穆春、朱富看視病人，共是八員，寄留杭州；其餘衆將，盡隨宋江攻取睦州，共計三十員，取路沿江望富陽縣進發。

且不說兩路軍馬起程，再說柴進同燕青，自秀州構李亨，別了宋先鋒，行至海鹽縣前，到海邊趁船，使過越州，迤邐來到諸暨縣，渡過漁浦，前到睦州界上。把關隘將校攔住，柴進告道：「某乃是中原一秀士，能知天文地理，善會陰陽，識得六甲風雲，辨別三光氣色，九流三教，無所不通，遙望江南，有天子氣而

來，何故閉塞賢路？』把關將校，聽得柴進言語不俗，便問姓名。柴進道：『某乃姓柯，名引。一主一僕，投上國而來，別無他故。』守將見說，留住柴進，差人逕來睦州，報知右丞相祖士遠，參政沈壽，僉書桓逸，元帥譚高，四個跟前稟了。便使人接取柴進，至睦州相見，各敘禮罷。柴進一段話，聳動那四個，更兼柴進一表非俗，那裏坦然不疑。右丞相祖士遠大喜，便叫僉書桓逸，引柴進去清溪大內朝覲。原來睦州歙州，方臘都有行宮大殿，內卻有五府六部總制在清溪縣幫源洞中。且說柴進，燕青跟隨桓逸，來到清溪帝都，先來參見左丞相婁敏中。柴進高談闊論，一片言語，婁敏中大喜，就留柴進在相府管待。看了柴進，燕青出言不俗，知書通禮，先自有八分歡喜。這婁敏中原是清溪縣教學的先生，雖有些文章，苦不甚高，被柴進這一段話，說得他大喜。過了一夜，次日早朝，等候方臘王子陸殿，內列着待御，嬪妃，綵女，外列九卿四相，文武兩班，殿前武士，金瓜長隨侍從。當有左丞相婁敏中出班啓奏：『中原是孔夫子之鄉。今有一賢士，姓柯名引，文武兼資，智勇足備，善識天文地理，能辨六甲風雲，貫通天地氣色，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不通達，望天子氣而來，見在朝門外，伺候我主傳宣。』方臘道：『既有賢士到來，便令白衣朝見。』各門大使，傳宣引柴進到於殿下。拜舞起居，山呼萬歲已畢，宣入簾前。方臘看見柴進一表非俗，有龍子龍孫氣

象，先有八分喜色。方臘問道：『賢士所言，望天子氣而來，在於何處？』柴進奏道：『臣柯引賤居中原，父母雙亡，隻身學業，傳先賢之祕訣，授祖師之玄文，近日夜觀乾象，見帝星明朗，正照東吳。因此不辭千里之勞，望氣而來。特至江南，又見一縷五色天子之氣，起自睦州。今得瞻天子聖顏，抱龍鳳之姿，挺天日之表，正應此氣。臣不勝欣幸之至！』言訖再拜。方臘道：『寡人雖有東南地土之分，近被宋江等侵奪城池，將近吾地，如之奈何？』柴進奏道：『臣聞古人有言：『得之易，失之易；得之難，失之難。』今陛下東南之境，開基以來，席捲長驅，得了許多州郡。今雖被宋江侵了數處，不久氣運復歸於皇上。陛下非止江南之境，他日中原社稷，亦屬陛下。』方臘見此等言語，心中大喜，勅賜錦墩命坐，管待御宴，加封爲中書侍郎。自此柴進每日得近方臘，無非用些阿諛美言，諂佞以取其事。未經半月，方臘及內外官僚，無一人不喜柴進。次後，方臘見柴進署事公平，盡心喜愛，卻令左丞相婁敏中做媒，把金芝公主，招贅柴進爲駙馬，封官主爵都尉。燕青改名雲壁人，都稱爲雲奉尉。柴進自從與公主成親之後，出入宮殿，都知內外備細。方臘但有軍情重事，便宣柴進至內宮計議。柴進時常奏說：『陛下氣色真正，只被星冲犯，尙有半年不安。直待併得宋江手下無了一員戰將，星星退度，陛下復興基業，席捲長驅，直占中原之地。』方臘道：

「寡人手下愛將數員，盡被宋江殺死，似此奈何？」柴進又奏道：「臣夜觀天象，陛下氣數，將星雖多數十位，不爲正氣，未久必亡。卻有二十八宿星象，正來輔助陛下，復興基業。宋江夥內，亦有十數員來降，此也是數中星宿，盡是陛下開疆展土之臣也！」方臘聽了大喜。有詩爲證：

蠶室當時懲太史，

何人不罪李陵降？

誰知貴寵柯駙馬，

一念原來爲宋江。

且不說柴進做了駙馬，卻說宋江部領大隊人馬軍兵，離了杭州，望富陽縣進發時，有「寶光國師」鄧元覺并元帥石寶，王勳，晁中，溫克讓五個，引了敗殘軍馬，守住富陽縣關隘，卻使人來睦州求救。右丞相祖士遠當差兩員親軍指揮使，引一萬軍馬，前來策應。正指揮白欽，副指揮景德，兩個都有萬夫不當之勇，來到富陽縣，和「寶光國師」等合兵一處，占住山頭。宋江等大隊軍馬，已到七里灣，水軍引着馬軍，一發前進。石寶見了，上馬帶流星鎚，拿劈風刀，離了富陽縣山頭，來迎宋江。關勝正欲出馬，呂方叫道：「兄長少停，看呂方和這關勝幾合。」宋江在門旗影裏看時，呂方一騎馬，一枝戟，直取石寶，那石寶使劈風刀相迎。兩個鬪到五十合，呂方力怯，郭盛見了，便持戟縱馬，前來夾攻。那石寶一口刀，戰兩枝戟，沒

半分漏泄。正鬪到至處，南邊『寶光國師』急鳴鑼收軍。原來見大江裏戰船乘着順風，都上灘來，卻來傍岸。怕他兩處夾攻，因此鳴鑼收軍。呂方、郭盛纏住廝殺，那裏肯放。石寶又鬪了三五合，宋兵陣上，朱全一騎馬，一條鎗，又去夾大。石寶戰不過三將，分開兵器便走。宋江鞭梢一指，直殺過富陽山嶺。石寶軍馬於路屯紮不住，直到桐廬縣界內。宋江連夜進兵，過白蜂嶺下寨。當夜差遣解珍、解寶、燕順、王矮虎、一丈青取東路，李逵、項充、李袞、樊瑞、馬麟取西路，各帶一千步軍，去桐廬縣劫寨。江裏卻教李俊、三阮、二童、孟康七人取水路進兵。且說解珍等引着軍兵殺到桐廬縣時，已是三更天氣。『寶光國師』正和石寶計議軍務，猛聽的一聲砲響，衆人上馬不迭。急看時，三路火起，諸將跟着石寶，只顧逃命，那裏敢來迎敵。三路軍馬，橫衝直撞殺將來。溫克讓上得馬遲，便望小路而走，正撞着王矮虎、一丈青。他夫妻二人一發上，把溫克讓橫拖倒拽，活捉去了。李逵和項充、李袞、樊瑞、馬麟只顧在縣裏殺人放火。宋江見報，催遣軍兵拔寨都起，直到桐廬縣駐屯車馬。王矮虎、一丈青獻溫克讓請功。宋江教把溫克讓解赴杭州，張招討前斬首，不在話下。

次日，宋江調兵，水陸並進，直到烏龍嶺下，過嶺便是睦州。此時『寶光國師』引着衆將，都上嶺去。

把關隘，屯駐軍馬。那烏龍關隘，正靠長江，山峻水急，上立關防，下排戰艦。宋江軍馬近嶺下屯駐，紮了寨柵。步軍中差李逵，項充，李袞，引五百牌手，出哨探路。到得烏龍嶺下，上面擂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無計可施，回報宋先鋒。宋江又差阮小二，孟康，童猛，童威四個，先掉一半戰船上灘。當下阮小二帶了兩個副將，引一千水軍，分竹一百隻船上，搖旗擂鼓，唱着山歌，漸近烏龍嶺邊來。原來烏龍嶺下，那面靠山，卻是方臘的水寨。那寨裏也屯着五百隻戰船，船上有五千來水軍。爲頭的四個水軍總管，名號『浙江四龍』那四龍：

『玉爪龍』都總管成貴

『錦鱗龍』副總管翟源

『衝波龍』左副管喬正

『戲珠龍』右副管謝福

這四個總管，原是錢塘江裏艚公，投奔方臘，却受三品職事。當日阮小二等，乘駕船隻，從急流下水，搖上灘去。南軍水寨裏四個總管，已自知了，準備下五十連火排。原來這火排，只是大松杉木穿成，排上都堆草把，草把內暗藏着硫黃焰硝引火之物，把竹索編住，排在灘頭。這裏阮小二和孟康，童猛，童威四個，只顧搖上灘去；那四個水軍總管在上面看見了，各打一面乾紅號旗，駕四隻快船，順水搖將下來。阮

小二看見，喝令水手放箭，那四隻快船便回。阮小二便叫乘勢趕上灘去，四隻快船，傍灘住了，四個總管，卻跳上岸，許多水手們也都走了。阮小二望見灘上水寨裏船廣，不敢上去，正在遲疑間，只見烏龍嶺上把旗一招，金鼓齊鳴，火排一齊點着，望下灘順風衝將下來，背後大船一齊喊起，都是長鎗撓鉤，盡隨火排下來。童威、童猛見勢大難近，便把船傍岸，棄了船隻，爬過山邊，上了山，尋路回寨。阮小二和孟康，兀自在船上迎敵，火排連燒將來。阮小二急下水時，後船趕上，一撓鉤搭住。阮小二心慌，怕喫他拿去受辱，扯出腰刀，自刎而亡。孟康見不是頭，急要下水時，火排上火砲齊發，一砲正打中孟康頭盔，透頂打做肉泥。四個水軍總管，卻上火船，殺將下來。李俊和阮小五、阮小七都在後船，見前船失利，沿江岸殺來，只得急忙轉船，便隨順水放下桐廬岸來。

再說烏龍嶺上『寶光國師』并元帥石寶，見水軍總管得勝，乘勢引軍殺下嶺來。水深不能相趕，路遠不能相追，宋兵復退在桐廬駐紮，南兵也收軍上烏龍嶺去了。

宋江在桐廬紮駐寨棚，又見折了阮小二、孟康，在帳中煩惱，寢食俱廢，夢寐不安。吳用與衆將苦勸不得，阮小七、阮小五掛孝已了，自來諫勸宋江道：『我哥哥今日爲國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強似死在梁

山泊埋沒了名目。先鋒主兵不須煩惱，且請理國家大事。我弟兄兩個，自去復讐。」宋江聽了，稍稍回顏。次日，仍復整點軍馬，再要進兵。吳用諫道：「兄長未可急性，且再尋思計策，度嶺未遲。」只見解珍、解寶便道：「我弟兄兩個，原是獵戶出身，巴山度嶺得慣，我兩個裝做此間獵戶，爬上山去，放起一把火來，教那賊兵大驚，必然棄了關去。」吳用道：「此計雖好，只恐這山險峻，難以進步，倘或失脚，性命難保。」解珍、解寶便道：「我弟兄兩個，自登州越獄上梁山泊，託哥哥福蔭，做了許多年好漢，又受了國家誥命，穿了錦襖子，今日爲朝廷，便粉骨碎身，報答仁兄，也不爲多。」宋江道：「賢弟休說這凶話，只願早早幹了大功回京，朝廷不肯虧負我們。你只顧盡心竭力，與國家出力。」解珍、解寶便去拴束，穿了虎皮套襖，腰裏各跨一口快刀，提了鋼叉。兩個來辭了宋江，便取小路望烏龍嶺上來。此時纔有一更天氣，路上撞着兩個伏路小軍。二人結果了兩個，到得嶺下時，已有二更。聽得嶺上寨內，更鼓分明，兩個不敢從大路走，攀藤攪葛，一步步爬上嶺來。是夜月光明朗，如同白日，兩個三停爬了二停之上，望見嶺上燈光閃閃。兩個伏在嶺門邊聽時，上面更鼓已打四更。解珍暗暗地叫兄弟道：「夜又短，天色無多時了。我兩個上去罷。」兩個又攀援上去。正爬到巖壁崎嶇之處，懸崖峻峻之中，兩個只顧爬上去，手脚都不閒，卻把胳膊

拴住鋼叉，拖在背後，刮得竹藤亂響。山嶺上早喫人看見了。解珍正爬在山凹處，只聽得上面叫聲『着！』一撓鈎，正搭住解珍頭髻。解珍急去腰裏拔得刀出來時，上面已把他提得脚懸了。解珍心慌，連忙一刀砍斷撓鈎，卻從空裏墜下來。可憐解珍做了半世好漢，從這百十丈高巖上，倒撞下來，死於非命。下面都是狼牙亂石，粉碎了身軀。解寶見哥哥顛將下去，急退步下嶺時，上頭早滾下大小石塊，并短弩弓箭，從竹藤裏射來。可憐解寶爲了一世獵戶，做一塊兒射死在烏龍嶺邊，竹藤叢裏，兩個身死。

天明，嶺上差人下來，將解珍、解寶屍首，就風化在嶺上。探子聽得備細，報與宋先鋒知道。解珍、解寶已死在烏龍嶺。宋江聽得又折了解珍、解寶，哭得幾番昏暈，便喚關勝、花榮，點兵取烏龍嶺關隘，與四個兄弟報讐。吳用諫道：『仁兄不可性急，已死者皆是天命。若要取關，不可造次。須用神機妙策，智取其關，方可調兵遣將。』宋江怒道：『誰想把我們弟兄手足，三停損了一停。不忍那賊們把我兄弟風化在嶺上，今夜必須提兵先去，奪屍首回來，具棺槨埋葬。』吳用阻道：『賊兵將屍風化，誠恐有計，兄長未可造次。』宋江那裏肯聽軍師諫勸，隨即點起三千精兵，帶領關勝、花榮、呂方、郭盛四將，連夜進兵，到烏龍嶺時，已是二更時分。小校報道：『前面風化起兩個人在那裏，敢是解珍、解寶的屍首。』宋江縱馬親自來

看時，見兩株樹上，把竹竿挑起兩個屍首，樹上削去了一片皮，寫兩行大字在上，月黑不見分曉。宋江令討放砲火種，吹起燈來看時，上面寫道：『宋江早晚也號令在此處。』宋江看了大怒，卻傳令人上樹去取屍首，只見四下裏火把齊起，金鼓亂鳴，團團軍馬圍住。當前嶺上，早亂箭射來。江裏船內水軍，都紛紛上岸來。宋江見了，叫聲苦，不知高低。急退軍時，石寶當先截住去路，轉過側首，又是鄧元覺殺將下來。直使規模有似馬陵道，光景渾如落鳳坡。畢竟宋江軍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陸州城箭射鄧元覺

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話說宋江因要救取解珍，解寶的屍，到於烏龍嶺下，正中了石寶計策。四下裏伏兵齊起，前有石寶軍馬，後有鄧元覺截住回路。石寶厲聲高叫：『宋江不下馬受降，更待何時？』關勝大怒，拍馬輪刀戰石寶。兩將交鋒未定，後面喊聲又起。腦背後卻是四個水軍總管，一齊登岸，會同王勣，晁中，從嶺上殺將下來。花榮急出，當住後隊，便和王勣交戰。鬪無數合，花榮便走。王勣，晁中乘勢趕來，被花榮手起，急放連珠

二箭射中二將，翻身落馬。衆軍納聲喊，不敢向前，退後便走。四個水軍總管，見一連射死王勳，屍中不敢向前，因此花榮抵敵得住。刺斜裏又撞出兩陣軍來：一隊是指揮白欽，一隊是指揮景德。這裏宋江陣中二將齊出，呂方便迎住白欽交戰，郭盛便與景德相持。四下裏分頭廝殺，敵對死戰。宋江正慌促間，只聽得南軍後面喊殺連天，衆軍奔走。原來卻是李逵引兩個牌手——項充，李袞——一千步軍，從石寶馬軍後面殺來。鄧元覺引軍卻待來救應時，背後撞過魯智深，武松，兩口戒刀，橫剝直砍，渾鐵禪杖，一衝一戳：兩個引一千步軍，直殺入來。隨後又是秦明，李應，朱仝，燕順，馬麟，樊瑞，一丈哥，王矮虎，各帶馬軍步軍，捨死撞殺入來。四面宋兵，殺散石寶，鄧元覺軍馬，救得宋江等回桐廬縣去。石寶也自收兵上嶺去了。宋江在寨中稱謝衆將：『若非我兄弟相救，宋江已與解珍，解寶同爲泉下之鬼。』吳用道：『爲是兄長此去，不合愚意，惟恐有失，便遣衆將相援。』宋江稱謝不已。

且說烏龍嶺上石寶，鄧元覺兩個元帥，在寨中商議道：『卽目宋江兵馬，退在桐廬縣駐紮，倘或被他私越小路，度過嶺後，睦州咫尺危矣。不若國師親往清溪大內，面見天子，奏請添調軍馬，守護這條嶺隘，可保長久。』鄧元覺道：『元帥之言極當，小僧便往。』鄧元覺隨卽上馬，先來到睦州，見了右丞相

士遠說：『宋江兵強人猛，勢不可當，軍馬席捲而來，誠恐有失。小僧特來奏請添兵遣將，保守關隘。』祖士遠聽了，便同鄧元覺上馬，離了睦州，一同到清溪縣 鷲源洞中，先見了左丞相婁敏中說過了，奏請添調軍馬。次日早朝，方臘陞殿，左右二丞相，一同鄧元覺朝見拜舞已畢，鄧元覺向前起居萬歲，便奏道：『臣僧元覺領着聖旨，與太子同守杭州。不想宋江軍馬，兵強將勇，席捲而來，勢難迎敵，致被袁詵事引誘入城，以致失陷杭州，太子貪戰，出奔而亡。今來元覺與元帥石寶，退守烏龍嶺關隘，近日連斬宋江四將，聲勢頗振。即日宋江已進兵到桐廬駐紮，誠恐早晚賊人私越小路，透過關來，嶺隘難保。請陛下早選良將，添調精銳軍馬，同保烏龍嶺關隘，以圖退賊，克復城池。』方臘道：『各處軍兵，已都調盡。近日又爲歙州 昱嶺上關隘甚緊，又分去了數萬軍兵。止有御林軍馬，寡人要護禦大內，如何四散調得開去？』鄧元覺又奏道：『陛下不發救兵，臣僧無奈。若是宋兵度嶺之後，睦州焉能保守？』左丞相婁敏中出班奏曰：『這烏龍嶺關隘，亦是要緊去處。臣知御林軍兵，總有三萬，可分一萬，跟國師去保守關隘。乞我王聖鑑。』方臘不聽婁敏中之言，堅執不肯調撥御林軍馬，去救烏龍嶺。當日朝罷，衆人出內。婁丞相與衆官商議，只教祖丞相 睦州分一員將，撥五千軍，與國師去保烏龍嶺。因此，鄧元覺同祖士遠回睦州來，選了

五千精銳軍馬，首將一員夏侯成，回到烏龍嶺寨內，與石寶說知此事。石寶道：「既是朝廷不撥御林軍馬，我等且守住關隘，不可出戰。着四個水軍總管，牢守灘頭江岸邊；但有船來，便去殺退，不可進兵。」

且不說「寶光國師」同石寶、白欽、景德、夏侯成五個守住烏龍嶺關隘。卻說宋江自折了將佐，只在桐廬縣駐紮，按兵不動。一住二十餘日，不出交戰，忽有探馬報道：「朝廷又差童樞密齋賞賜，已到杭州。聽知分兵兩路，童樞密轉差大將王稟，分齋賞賜，投昱嶺關，盧先鋒軍前去了。童樞密即日便到，親齋賞賜。」宋江見報，便與吳用衆將，都離縣二十里迎接。來到縣治裏，開讀聖旨，便將賞賜分給衆將。宋江等參拜童樞密，隨即設宴管待。童樞密問道：「征進之間，多聽得損折將佐。」宋江垂淚稟道：「往年跟隨趙樞相，北征遼虜，兵將全勝，端的不曾折了一個將校。自從奉勅來征方臘，未離京師，首先去了公孫勝，駕前又留下了數人。進兵渡得江來，但到一處，必折損數人。近又有八九個將佐，病倒在杭州，存亡未保。前面烏龍嶺斷殺二次，又折了幾將。蓋因山險水急，難以對陣，急切不能打透關隘。正在憂惶之際，幸得恩相到此。」童樞密道：「今上天子，多知先鋒建立大功，後聞損折將佐，特差下官引大將王稟、趙譚，前來助陣。已使王稟齋賞往盧先鋒處，分俵給散衆將去了。」隨喚趙譚與宋江等相見，俱於桐廬縣駐

繁，飲宴管待已了。

次日，童樞密整點軍馬，欲要去打烏龍嶺關隘。吳用諫道：「恩相未可輕動。且差燕順、馬麟去溪僻小徑去處，尋覓當村土居百姓，問其向道，別求小路，度得關那邊去。兩面夾攻，彼此不能相顧，此關唾手可得。」宋江道：「此言極妙。」隨卽差遣馬麟、燕順，引數十個軍健，去村落中，尋訪百姓問路。去了一日，至晚，引將一個老兒來見宋江。宋江問道：「這老者是甚人？」馬麟道：「這老的是本處土居人戶，都知這裏路徑谿山。」宋江道：「老者，你可指引我一條路徑，過烏龍嶺去，我自重重賞你。」老兒告道：「老漢祖居是此間。百姓累被方臘殘害，無處逃躲，幸得天兵到此，萬民有福，再見太平。老漢指引一條小路，過烏龍嶺去，便是東管，取睦州不遠，便到北門，卻轉過西門，便是烏龍嶺。」宋江聽了大喜，隨卽叫取銀物，賞了引路老兒，留在寨中，又着人與酒飯管待。次日，宋江請啓童樞密，守把桐廬縣，自領正偏將一十二員，取小路進發。那十二員，是花榮、秦明、魯智深、武松、戴宗、李逵、樊瑞、王英、扈三娘、項充、李袞，凌振。隨行馬步軍兵一萬人數，跟着引路老兒便行。馬摘鑾鈴，軍士銜枚疾走。至小牛嶺，已有一夥軍兵攔路。宋江便叫李逵、項充、李袞衝殺入去，約有三五百守路賊兵，都被李逵等殺盡。四更前後，已到東管。本處守把

將伍應星，聽得宋兵已透過東管，思量部下只有二千人馬，如何迎敵得，當時一閃都走了。逕回睦州，報與祖丞相等知道：『今被宋江軍兵，私越小路，已透過烏龍嶺這邊，盡到東管來了。』祖士遠聽了大驚，急聚衆將商議。宋江已令砲手凌振，放起連珠砲。烏龍嶺上寨中石寶等聽得大驚，急使指揮白欽引軍探時，見宋江旗號，遍天遍地，擺滿山林。急退回嶺上寨中，報與石寶等。石寶便道：『光然朝廷不發救兵，我等只堅守關隘，不要去救。』鄧元覺便道：『元帥差矣。如今若不調兵救應，睦州也自由可。倘或內苑有失，我等亦不能保。你不去詩，我自去救應睦州。』石寶苦勸不住。鄧元覺點了五千人馬，綽了禪杖，帶領夏侯成下嶺去了。

且說宋江引兵到了東管，且不去打睦州，先來取烏龍嶺關隘，卻好正撞着鄧元覺軍馬漸近，兩軍相迎，鄧元覺當先出馬挑戰。花榮看見，便向宋江耳邊低低道：『此人則除如此如此可獲。』宋江點頭道：『是！』就囑付了秦明，兩將都會意了。秦明首先出馬，便和鄧元覺交戰。鬪到五六合，秦明回馬便走，衆軍各自東西四散。鄧元覺看見秦明輸了，倒撇了秦明，逕奔來捉宋江。原來花榮已准備了護持着宋江，只待鄧元覺來得較近，花榮滿滿地攀着弓，覷得親切，照面門上颯地一箭。弓開滿月，箭發流星，正中

鄧元覺面門墜下馬去，被衆軍殺死。一齊捲殺攏來，南兵大敗。夏侯成抵敵不住，便奔睦州去了。宋兵直殺到烏龍嶺上，擗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上去。宋兵卻殺轉來，先打睦州。

且說祖丞相見首將夏侯成逃來報說：『宋兵已度過東管，殺了鄧國師，即日來打睦州。』祖士遠聽了，便差人同夏侯成去清溪大內，請婁丞相入朝啓奏：『見今宋兵已從小路透過到東管，前來攻打睦州甚急，乞我王早發軍兵救應，遲延必至失陷。』方臘聽了大驚，急宣殿前太尉鄭彪，點與一萬五千御林軍馬，星夜去救睦州。鄭彪奏道：『臣領聖旨，乞請天師同行策應，可敵宋江。』方臘准奏，便宣『靈應天師』。包道乙當時宣詔天師，直至殿下面君。包道乙打了稽首。方臘傳旨道：『今被宋江兵馬，看看侵犯寡人地面，累次陷了城池兵將。即日宋兵俱到睦州，可望天師闡揚道法，護國救民，以保江山社稷。』包天師奏道：『主上寬心，貧道不才，憑胸中之學識，仗陛下之洪福，一掃宋江兵馬。』方臘大喜，賜坐，設宴管待。包道乙飲筵罷，辭帝出朝。包天師便和鄭彪、夏侯成商議起軍。原來這包道乙祖是金華山中人，幼年出家，學左道之法。向後跟了方臘，謀叛造反，但遇交鋒，必使妖法害人，有一口寶劍，號爲『玄天混元劍』，能飛百步取人。協助方臘，行不仁之事。因此尊爲『靈應天師』。那鄭彪原是婺州蘭溪縣

都頭出身，自幼使得鎗棒慣熟，遭際方臘，做到殿帥太尉。酷愛道法，禮拜包道乙爲師，學得他許多法術在身，但遇廝殺之處，必有雲氣相隨。因此，人呼爲鄭魔王。這夏侯成，亦是婺州山人，原是獵戶出身，慣使鋼叉，自來隨着祖丞相管領睦州。當日三個在殿帥府中，商議起軍，門吏報道：「有司天太監浦文英來見。」天師問其來故，浦文英說道：「聞知天師與太尉將軍三位，提兵去和宋兵戰。文英夜觀乾象，南方將星，皆是無光，宋江等將星，尙有一半明朗者。天師此行雖好，只恐不利。何不回奏主上，商量投拜爲上，且解一國之厄。」包天師聽了大怒，掣出玄元混天劍，把這浦文英一劍揮爲兩段，急動文書，申奏方臘去訖，不在話下。史官有詩曰：

王氣東南已漸消，

猶憑左道用人妖。

文英既識真天命，

何事捐生在僞朝？

當下便遣鄭彪爲先鋒，調前部軍馬出城前進。包天師爲中軍，夏侯成爲合後，軍馬進發，來救睦州。且說宋江兵將，攻打睦州，未見次第，忽聞探馬報來，清溪救軍到了。宋江聽罷，便差王矮虎，「一丈青」兩個出哨迎敵，夫妻二人，帶領三千馬軍，投清溪路上來，正迎着鄭彪，首先出馬，便與王矮虎交戰。

兩個更不打話，排開陣勢，交馬便鬪。纔到八九合，只見鄭彪口裏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就頭盔頂上，流出一道黑氣來。黑氣之中，立着一個金甲天神，手持降魔寶杵，從半空裏打將下來。王矮虎看見，吃了一驚，手忙腳亂，失了鎗法，被鄭魔君一鎗，戳下馬去。「一丈青」看見，戳了他丈夫落馬，急舞雙刀去救時，鄭彪便來交戰。略戰□合，鄭彪回馬便走。「一丈青」要報丈夫之讐，急趕將來。鄭魔君歇住鐵鎗，舒手去身邊篩袋內，摸出一塊鍍金銅磚，扭回身，看着「一丈青」面門上，只一磚，打落下馬而死。可憐能戰佳人，到此一場春夢。那鄭魔君招轉軍馬，卻趕宋兵，宋兵大敗，回見宋江，訴說王矮虎。「一丈青」都被鄭魔君截打傷死，帶去軍兵，折其大半。宋江聽得又折了王矮虎。「一丈青」心中大怒，急點起軍馬，引了李逵，項充，李袞，帶了五千人馬，前去迎敵。早見鄭魔君軍馬已到。宋江怒氣填胸，當先出馬，大喝鄭彪道：「逆賊怎敢殺吾二將！」鄭彪便提鎗出馬，要戰宋江。李逵見了大怒，掣起兩把板斧，便飛奔出去。項充，李袞急舞蠻牌遮護，三個直衝殺入鄭彪懷裏去。那鄭魔君回馬便走，三個直趕入南兵陣裏去。宋江恐折了李逵，急招起五千人馬，一齊掩殺，南兵四散奔走。宋江且叫鳴金收兵，兩個牌手，當得李逵回來，只見四下裏烏雲罩合，黑氣漫天，不分南北東西，白晝如夜。宋江軍馬，前無去路，但見：

陰雲四合，黑霧漫天。下一陣風雨滂沱，起數聲怒雷猛烈。山川震動，高低渾似天崩；溪澗顛狂，左右卻如地陷。悲悲鬼哭，哀哀神號。定睛不見半分形，滿耳惟聞千樹響。

宋江軍兵，當被鄭魔君使妖法，黑暗了天地，迷蹤失路，撞到一個去處，黑漫漫不見一物，本部軍兵自亂起來。宋江仰天歎曰：『莫非吾當死於此地矣！』從已時直至未牌，方纔黑霧消散，微有些光亮，看見一週遭都是金甲大漢，團團圍住。宋江見了，驚倒在地，口中只稱『乞賜早死！』不敢仰面，耳邊只聽得風雨之聲。手下衆軍將士，一個個都伏地受死，只等刀來砍殺。須臾，風雨過處，宋江卻見刀不砍來，有一人來攙宋江，口稱『請起！』宋江擡頭仰臉看時，只見面前一個秀才來扶。看那人時，怎生打扮，但見：

頭裹烏紗軟角唐巾，身穿白羅圓領涼衫，腰繫烏犀金鞞束帶，足穿四縫乾阜朝靴。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堂堂七尺之軀，楚楚三旬之上。若非上界靈官，定是九天進士。

宋江見了失驚，起身敘禮，便問秀才高姓大名。那秀才答道：『小生姓邵名俊，土居於此。今特來報知義士，方十三氣數將盡，只在旬日可破。小生多曾與義士出力，今雖受困，救兵已至，義士知否？』宋江再問道：『先生，方十三氣數，何時可獲？』邵秀才把手一推，宋江忽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醒來看時，面

前一週遭大漢，卻原來都是松樹。宋江大叫軍將起來，尋路出去。此時雲收霧斂，天朗氣清，只聽得松樹外面發喊將來。宋江便領起軍兵，從裏面殺出去時，早望見魯智深、武松一路殺來，正與鄭彪交手。那包天師在馬上，見武松使兩口戒刀，步行直取鄭彪，包道乙便向鞘中掣出那口『玄元混天劍』來，從空飛下，正砍中武松左臂，血暈倒了。卻得魯智深一條禪杖，忿力打入去，救得武松時，已自左臂砍得伶仃將斷，卻奪得他那口混天劍。武松醒來，看見左臂已折，伶仃將斷，一發自把戒刀割斷了。宋江先叫軍校扶送回寨將息。魯智深卻殺入後陣去，正遇着夏侯成交戰。兩個鬪了數合，夏侯成敗走，魯智深一條禪杖，直打入去，南軍四散。夏侯成便望山林中奔走。魯智深不捨，趕入深山裏去了。且說鄭魔王那廝，又引兵趕將來，宋軍陣內，李逵、項充、李袞三個見了，便舞起蠻牌，飛刀、標鎗、板斧，一齊衝殺入去。那鄭魔王迎敵不過，越嶺渡溪而走。三個不識路徑，只要立功，死命趕過溪去，緊追鄭彪。溪西岸邊，搶出三千軍來，截斷宋兵。項充急回時，早被岸邊兩將攔住。便叫李逵、李袞時，已過溪趕鄭彪去了。不想前面溪澗又深，李袞先一交跌翻在溪裏，被南軍亂箭射死。項充急鑽下岸來，又被繩索絆翻，卻待要掙扎，衆軍亂上，剝做肉泥。可憐李袞、項充到此，英雄怎使？只有李逵獨自一個，趕入深山裏去了。溪邊軍馬隨後襲將去，未經

半里，背後喊聲振起，卻是花榮、秦明、樊瑞三將，引軍來救，殺散南軍，趕入深山，救得李逵回來，只不見了魯智深。衆將齊來參見宋江，訴說追趕鄭魔君，過溪廝殺，折了項充、李袞，止救了李逵回來。宋江聽罷，痛哭不止。整點軍兵，折其一停，又不見了魯智深。武松已折了左臂。

宋江正哭之間，探馬報道：『軍師吳用和關勝、李應、朱仝、燕順、馬麟，提一萬軍兵，從水路到來。』宋江迎見吳用等，便問來情。吳用答道：『童樞密自有隨行軍馬，并大將王稟、趙譚，都督劉光世又有軍馬，已到烏龍嶺下。只留下呂方、郭盛、裴宣、蔣敬、蔡福、蔡慶、杜興、郁保四，并水軍頭領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等十三人，其餘都跟吳用到此策應。』宋江訴說：『折了將佐，武松已成了廢人，魯智深又不知去向，不由我不傷感。』吳用勸道：『兄長且宜開懷，即目正是擒捉方臘之時，只以國家大事爲重，不可憂損貴體。』宋江指着許多松樹，說夢中之事，與軍師知道。吳用道：『既然有此靈驗之夢，莫非此處坊隅廟宇，有靈顯之神，故來護祐兄長。』宋江道：『軍師所見極當，就與足下進山尋訪。』吳用當與宋江信步行入山林。未及半箭之地，松樹林中，早見一所廟宇，金書牌額上，寫『烏龍神廟。』宋江、吳用入廟上殿看時，喫了一驚，殿上塑的龍君聖像，正和夢中見者無異。宋江再拜懇謝道：『多蒙龍君神聖救

護之恩，未能報謝，望乞靈神助威。若平復了方臘，敬當一力申奏朝廷，重建廟宇，加封聖號。」宋江、吳用拜罷下階，看那石碑時，神乃唐朝一進士，姓邵名俊，應舉不第，墜江而死，天帝憐其忠直，賜作龍神。本處人民祈風得風，祈雨得雨，以此建立廟宇，四時享祭。宋江看了，隨即叫取烏猪白羊，祭祀已畢，出廟來再看備細，見週遭松樹顯化，可謂異事。直至如今，嚴州北門外，有烏龍大王廟，亦名萬松林。古跡尚存，有詩爲證：

忠心一點鬼神知，

暗裏維持信有之。

欲識龍君真姓字，

萬松林下讀殘碑。

且說宋江謝了龍君庇祐之恩，出廟上馬，回到中軍寨內，便與吳用商議打睦州之策。坐至半夜，宋江覺道神思困倦，伏几而臥，只聞一人報曰：「有邵秀才相訪。」宋江急忙起身，出帳迎接時，只見邵龍君長揖宋江道：「昨日若非小生救護，義士已被包道乙作起邪法，松樹化人，擒獲足下矣。適間深感祭奠之禮，特來致謝，就行報知睦州來日可破，方十三旬日可擒。」宋江正待邀請入帳再問間，忽被風聲一攪，撒然覺來，又是一夢。

宋江急請軍師圓夢，說知其事。吳用道：『既是龍君如此顯靈，來日便可進兵，攻打睦州。』宋江道：『言之極當！』至天明，傳下軍令，點起大隊人馬，攻取睦州，便差燕順、馬麟，守住烏龍嶺這條大路，卻調關勝、花榮、秦明、朱仝四員正將，當先進兵，來取睦州，便望北門攻打，卻令凌振施放九廂子母等火砲，直打入城去。那火砲飛將起去，震的天崩地動，岳撼山搖，城中軍馬，驚得魂消魄喪，不殺自亂。且說包天師、鄭魔君後軍，已被魯智深殺散，追趕夏侯成，不知下落。那時已將軍馬退入城中屯駐，卻和右丞相祖士遠、參政沈壽、僉書桓逸、元帥譚高，守將伍應星等商議：『宋兵已至，何以解救？』祖士遠道：『自古兵臨城下，將至濠邊，若不死戰，何以解之！打破城池，必被擒獲，事在危急，盡須向前！』當下鄭魔君引着譚高、伍應星，併牙將十數員，領精兵一萬，開放城門，與宋江對敵。宋江教把軍馬略退半箭之地，讓他軍馬出城擺列。那包天師拿着把交椅，坐在城頭上，祖丞相、沈參政，并桓僉書，皆坐在敵樓上看。鄭魔君便挺鎗躍馬出陣。宋江陣上『大刀』關勝，出馬舞刀，來戰鄭彪。二將交馬，鬪不數合，那鄭彪如何敵得關勝，只辦得架隔遮攔，左右躲閃。這包道乙正在城頭上看了，便作妖法，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念着那助咒法，吹口氣去，鄭魔君頭上滾出一道黑氣，黑氣中間顯出一尊金甲神人，手提降魔寶杵，望空打將

下來。南軍隊裏，蕩起昏鄧鄧黑雲來。宋江見了，便喚『混世魔王』樊瑞來看，急令作法，并自念天書。上回風破暗的密咒祕訣。只見關勝頭盔上，早捲起一道白雲，白雲之中，也顯出一尊神將，紅髮青臉，碧眼撩牙，騎一條烏龍，手執鐵鎚，去戰鄭魔君。頭上那尊金甲神人，下面兩軍納喊。二將交鋒，戰無數合，只見上面那騎烏龍的天將，戰退了金甲神人；下面關勝一刀，砍了鄭魔君於馬下。包道乙見宋軍中風起雷響，急待起身時，被凌振放起一個轟天砲，一個火彈子，正打中包天師，頭和身軀，擊得粉碎。南兵大敗，乘勢殺入睦州，朱仝把元帥譚高一鎗，戳在馬下，李應飛刀殺死守將伍應星。睦州城下，見一火砲，打中了包天師身軀，南軍都滾下城去了。宋江軍馬，已殺入城，衆將一發向前，生擒了祖丞相，沈參政，桓僉書，其餘牙將，不問姓名，俱被宋兵殺死。宋江等入城，先把火燒了方臘行宮，所有金帛，就賞與了三軍衆將，便出榜文，安撫了百姓。尙兀自點軍未了，探馬飛報將來：『西門烏龍嶺上，馬麟被白欽一標鎗標下去，石寶趕上，復了一刀，把馬麟剝做兩段。燕順見了，便向前來戰時，又被石寶那斷一流星鎚打死。石寶得勝，即日引軍乘勢殺來。』宋江聽得又折了燕順，馬麟，扼腕痛哭不盡。急差關勝，花榮，秦明，朱仝四員正將，迎敵石寶，白欽，就要取烏龍嶺關隘。不是這四員將來烏龍嶺斷殺，有分教，清溪縣裏，削平哨聚賊兵；

幫源洞中，活捉草頭天子。直教宋江等名標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時，萬古傳。畢竟宋江等怎地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盧俊義大戰昱嶺關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話說當下關勝等四將，飛馬引軍，殺到烏龍嶺上，正接着石寶軍馬。關勝在馬上大喝：『賊將安敢殺吾弟兄！』石寶見是關勝，無心戀戰，便退上嶺去，指揮白欽，卻來戰關勝。兩馬相交，軍器並舉，兩個鬪不到十合，烏龍嶺上急又鳴鑼收軍。關勝不趕，嶺上軍兵，自亂起來。原來石寶只顧在嶺東廝殺，卻不隄防嶺西已被童樞密大驅人馬，殺上嶺來。宋軍中大將王稟，便和南兵指揮景德廝殺。兩個鬪了十合之上，王稟將景德斬於馬下。自此呂方，郭盛首先奔上山來奪嶺，未及到嶺邊，山頭上早飛下一塊大石頭，將郭盛和人連馬打死在嶺邊。這面嶺東關勝見嶺上大亂，情知嶺西有宋兵上嶺了，急招衆將，一齊都殺上去。兩面夾攻，嶺上混戰。呂方卻好迎着白欽，兩個交手廝殺。鬪不到三合，白欽一鎗搦來，呂方閃

個過，白欽那條鎗從呂方肋下戳個空。呂方這枝戟，卻被白欽撥個倒橫。兩將在馬上，各施展不得，都棄了手中軍器，在馬上你我廝相揪住。原來正遇着山嶺峻處，那馬如何立得脚牢，二將使得力猛，不想連人和馬都滾下嶺去。這兩將做一處擲死在那嶺下。這邊關勝等衆將步行，都殺上嶺來，兩面盡是宋兵，已殺到嶺上。石寶看見兩邊全無去路，恐喫捉了受辱，便用劈風刀自刎而死。宋江衆將，奪了烏龍嶺關隘，關勝急令人報知宋先鋒。江裏水寨中四個水軍總管，見烏龍嶺已失，睦州俱陷，都棄了船隻，逃過對江，被隔岸百姓，生擒得成貴、謝福，解送獻入睦州，走了翟源、喬正，不知去向。宋兵大隊，回到睦州，宋江得知，出城迎接。童樞密、劉都督入城屯駐，安營已了，出榜招撫軍民復業，南兵投降者勿知其數。宋江盡將倉廩糧米，給散百姓，各歸本鄉，復爲良民。將水軍總管成貴、謝福割腹取心，致祭兄弟阮小二、孟康，并在烏龍嶺亡過一應將佐，前後死魂，俱皆受享。再叫李俊等水軍將佐，管領了許多船隻，把獲到賊首偽官，解送張招討軍前去了。宋江又見折了呂方、郭盛，惆悵不已，按兵不動，等候盧先鋒兵馬，同取清溪。

且不說宋江在睦州屯駐，卻說副先鋒盧俊義，自從杭州分兵之後，統領三萬人馬，本部下正偏將佐二十八員，引兵取山路，望杭州進發，經過臨安鎮錢王故都，道近昱嶺關前，守關把隘，却是方臘手下

一員大將，綽號『小養由基』。龐萬春乃是江南方臘國中第一個會射弓箭的。帶領着兩員副將：一個喚做雷炯，一個喚做計稷。這兩個副將，都蹬的七八百斤勁弩，各會使一枝蒺藜骨朵，手下有五千人馬。三個守把住昱嶺關隘，聽知宋兵分撥副先鋒盧俊義引軍到來，已都準備下了對敵器械，只待來軍相近。且說盧先鋒軍馬將次近昱嶺關前，當日先差史進、石秀、陳達、楊春、李忠、薛永六員將校，帶領三千步軍，前去出哨。當下史進等六將，都騎戰馬，其餘都是步軍，迤邐哨到關下，並不會撞見一個軍馬。史進在馬上心疑，和衆將商議。說言未了，早已來到關前。看時，見關上豎着一面綵繡白旗，旗下立着那『小養由基』。龐萬春看了史進等大笑，罵道：『你這夥草賊，只好在梁山泊裏住，措勒宋朝招安誥命，如何敢來我這國土裏裝好漢！你也曾聞俺『小養由基』的名字麼？我聽得你這廝夥裏，有個甚麼『小李廣』花榮，着他出來，和我比箭。先教你看我神箭。』說言未了，颼的一箭，正中史進，攔下馬去。五將一齊急急向前，救得上馬便回。又見上頂山一聲鑼響，左右兩邊松樹林裏，一齊放箭。五員將顧不得史進，各人逃命而走。轉得過山嘴，對面兩邊山坡上，一邊是雷炯，一邊是計稷，那弩箭如雨一般射將來，總是有十分英雄，也躲不得這般的箭矢，可憐水滸六員將佐，都作南柯一夢。史進、石秀等六人，不曾透得一個出來。

做一堆兒都被射死在關下。

三千步卒，止剩得百餘個小軍，逃得回來，見盧先鋒說知此事。盧先鋒聽了大驚，如癡似醉，呆了半晌。『神機軍師』朱武爲陳達、楊春垂淚已畢，諫道：『先鋒且勿煩惱，有誤大事，可以別商量一個計策，去奪關斬將，報此讐恨。』盧俊義道：『宋公明兄長，特分許多將校與我，今番不曾贏得一陣，首先倒折了六將，更兼三千軍卒，止有得百餘人回來，似此怎生到歙州相見？』朱武答道：『古人有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等皆是中原山東、河北人氏，不曾慣演水戰，因此失了地利，須獲得本處鄉民，指引路徑，方才知得他此間山路曲折。』盧先鋒道：『軍師言之極當，差誰去緝探路徑好？』朱武道：『論我愚意，可差「鼓上蚤」時遷。他是個飛簷走壁的人，好去山中尋路。』盧俊義隨卽教喚時遷，領了言語，揹了乾糧，跨口腰刀，離寨去了。

且說時遷便望深山去處，只顧走尋路，去了半日，天色已晚，來到一個去處，遠遠地望見一點燈光，時遷道：『燈光處必有人家。』趁黑地裏，摸到燈明之處看時，卻是個小小菴堂，裏面透出燈光來。時遷來到菴前，便鑽入去看時，見裏面一個老和尚，在那裏坐地誦經。時遷便乃敲他房門，那老和尚喚

一個小行者來開門。時遷進到裏面，便拜老和尚。那老僧便道：「客官休拜。見今萬馬千軍廝殺之地，你如何走得這裏？」時遷應道：「實不敢瞞師父說，小人是梁山泊宋江的部下一個偏將。時遷的便是。今來奉聖旨勦收方臘，誰想夜來被昱嶺關上守把賊將，亂箭射死了我六員首將，無計度關，特差時遷前來尋路，探聽有何小路過關。今從深山曠野，尋到此間，萬望師父指迷，有所小徑，私越過關，當以厚報。」那老僧道：「此間百姓，俱被方臘殘害，無一個不怨恨他。老僧亦靠此間當方百姓施主，齋糧養口。如今村裏的人民都逃散了，老僧沒有去處，只得在此守死。今日幸得天兵到此，萬民有福：將軍來收此賊，與民除害，老僧只是不敢多口，恐防賊人得知。今既是天兵處差來的頭目，便多口也不妨。我這裏卻無路過得關去，直到西山嶺邊，卻有一條小路，可過關上。只怕近日也被賊人築斷了，過去不得。」時遷道：「師父，既然有這條小路，通得關上，只不知可到得賊寨裏麼？」老和尚道：「這條私路，一逕直到得龐萬春寨背後，下嶺去，便是過關的路了。只恐賊人已把大石塊築斷了，難得過去。」時遷道：「不妨！既有路徑，不怕他築斷了，我自有的措置。既然如此，小人回去報知主將，卻來酬謝。」老和尚道：「將軍見外人時，休說貧僧多口。」時遷道：「小人是個精細的人，不敢說出老師父來。」

當日辭了老和尚，逕回到寨中，參見盧先鋒，說知此事。盧俊義聽了大喜，便請軍師，計議取關之策。朱武道：『若是有此路徑，覲此昱嶺關，唾手而得。再差一個人和時遷同去，幹此大事。』時遷道：『軍師要幹甚大事？』朱武道：『最要緊的是放火放砲。你等身邊，將帶火砲，火刀，火石，直要去那寨背後，放起號砲火來，便是你幹大事了。』時遷道：『既然只是要放火放砲，別無他事，不須再用別人同去，只兄弟自往便是。再差一個同去，也跟我做不得飛簷走壁的事，倒誤了時候。假如我去那裏行事，你這裏如何到得關邊？』朱武道：『這卻容易，他那賊人的埋伏，也只好使一遍。我如今不管他埋伏不埋伏，但是於路遇着樹木稠密去處，便放火燒將去，任他埋伏不妨。』時遷道：『軍師高見極明！』當下收拾了火刀，火石，并引火煤筒，脊梁上用包袱背着大砲，來辭盧先鋒便行。盧俊義叫時遷齋錢二十兩，糧米一石，送與老和尚，就着一個軍校挑去。當日午後，時遷引了這個軍校挑米，再尋舊路來到菴裏，見了老和尚，說道：『主將先鋒，多多拜覆，些小薄禮相送。』便把銀兩米糧，都與了和尚。老僧接受了，時遷分付小軍自回寨去，卻再來告復老和尚，望煩指引路徑，可着行者引小人去。那老和尚道：『將軍少待，夜深可去，日間恐關上知覺。』當備晚飯待時遷，至夜，卻令行者引路，送將軍到於那邊，便教行者即回，休教人知覺。當

時小行者領着時遷，離了草菴，便望深山徑裏尋路，穿林透嶺，攬葛攀藤，行過數里山徑野坡，月色微明，到一處山嶺嶮峻，石壁嵯峨，遠遠地望見開了個小路口。巔巖上盡把大石堆疊砌斷了，高高築成牆壁。小行者道：『將軍，關已望見，石疊牆壁那邊便是。過得那石壁，亦有大路。』時遷道：『小行者，你自回去，我已知路途了。』小行者自回，時遷卻把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本事出來，這些石壁，撚指爬過去了。望東去時，只見林木之間，半天價都紅滿了。卻是盧先鋒和朱武等拔寨都起，一路上放火燒着，望關上來；先使三五百軍人，於路上打併屍首，沿山巴嶺，放火開路，使其埋伏軍兵，無處藏躲。昱領關上『小養由基』龐萬春聞知宋兵放火燒林開路，龐萬春道：『這是他進兵之法，使吾伏兵不能施展。我等只牢守此關，任汝何能得過？』望見宋兵漸近關下，帶了雷炯計稷，都來關前守護。

卻說時遷一步步摸到關上，爬在一株大樹頂頭，伏在枝葉稠密處，看那龐萬春、雷炯、計稷、都將、弓箭踏弩，伏在關前伺候，看見宋兵時，一派價把火燒將來。中間林冲、呼延灼立馬在關下，大罵：『賊將安敢抗拒天兵！』南兵、龐萬春等卻待要放箭射時，不隄防時遷已在關上。那時遷悄悄地溜下樹來，轉到關後，見兩堆柴草，時遷便摸在裏面，取出火刀火石，發出火種，把火砲關在柴堆上，先把些硫黃焰硝去

燒那邊草堆，又來點着這邊柴堆。卻纔方點着火砲，拿那火種帶了，直爬上關屋脊上去點着。那兩邊柴草堆裏，一齊火起，火砲震天價響。關上衆將，不殺自亂，發起喊來，衆軍都只顧走，那裏有心來迎敵？龐萬春和兩個副將急來關後救火時，時遷就在屋脊上又放起火砲來。那火砲震得關屋也動，嚇得南兵都棄了刀鎗弓箭，衣袍鎧甲，盡望關後奔走。時遷在屋上大叫道：『已有一萬宋兵先過關了，汝等急急投降，免汝一死！』龐萬春聽了，驚得魂不附體，只管跌脚；雷炯計稷驚得麻木了，動彈不得。林冲呼延灼首先上山，早趕到關頂，衆將都要爭先，一齊趕過關去三十餘里，追着南兵。孫立生擒得雷炯，魏定國活拿了計稷，單單只走了龐萬春；手下軍兵，擒捉了大半。宋兵已到關上，屯駐人馬。

盧先鋒得了昱嶺關，厚賞了時遷，將雷炯計稷，就關上割腹取心，享祭史進，石秀等六人，收拾屍骸，葬於關上，其餘屍首，盡皆燒化。次日，與同諸將，披掛上馬，一面行文申覆張招討，飛報得了昱嶺關，一面引軍前進，迤邐追趕過關，直到歙州城邊下寨。

原來歙州守禦，乃是皇叔大王方臘，是方臘的親叔叔，與同兩員大將，官封文職，共守歙州：一個是尙書王寅，一個是侍郎高玉，統領十數員戰將，屯軍二萬之衆，守住歙州城郭。原來王尙書是本州山裏

石匠出身，慣使一條鋼鎗，坐下有一騎好馬，名喚『轉山飛』。那匹戰馬，登山渡水，如行平地。那高侍郎也是本州土人，故家子孫，會使一條鞭鎗。因這兩個頗通文墨，方臘加封做文職官爵，管領兵權之事。當有『小養由基』龐萬春敗回到歙州，直至行宮，面奏皇叔，告道：『被土居人民，透漏誘引宋兵，私越小路過關。因此衆軍漫散，難以抵敵。』皇叔方垕聽了大怒，喝罵龐萬春道：『這昱嶺關是歙州第一處要緊的牆壁，今被宋兵已度關隘，早晚便到歙州，怎與他迎敵？』王尙書奏道：『主上且息雷霆之怒。自古道：『勝負兵家之常，非戰之罪。』今殿下權免龐將軍本罪，取了軍令必勝文狀，着他引軍，首先出戰迎敵，殺退宋兵；如或不勝，二罪俱併。』方垕然其言，撥與軍五千，跟龐萬春出城迎敵，得勝回奏。

且說盧俊義度過昱嶺關之後，催兵直趕到歙州城下，當日與諸將上前攻打歙州。城門開處，龐萬春引軍出來交戰。兩軍各列成陣勢，龐萬春出到陣前勒戰。宋軍隊裏歐鵬出馬，使根鐵鎗，便和龐萬春交戰。兩個鬪不過五合，龐萬春敗走。歐鵬要顯頭功，縱馬趕去。龐萬春扭過身軀，背射一箭。歐鵬手段高強，綽箭在手。原來歐鵬卻不隄防龐萬春能放連珠箭，歐鵬綽了一箭，只顧放心去趕。弓弦響處，龐萬春又射第二隻箭來，歐鵬早着，墜下馬去。城上王尙書、高侍郎，見射中了歐鵬落馬，龐萬春得勝，引領城中

軍馬，一發趕殺出來。宋軍大敗，退回三十里下寨，紮駐軍馬安營。整點兵將時，亂軍中又折了『菜園子』張青。孫二娘見丈夫死了，着令手下軍人，尋得屍首燒化，痛哭了一場。盧先鋒看了，心中納悶，思量不是良法，便和朱武計議道：『今日進兵，又折了二將，似此如之奈何？』朱武道：『輸贏勝負，兵家常事。今日賊兵見我等退回軍馬，自逞其能，衆賊計議，今晚乘勢，必來劫寨。我等可把軍馬衆將，分調開去，四下埋伏。中軍縛幾隻羊在彼，如此如此整頓。叫呼延灼引一支軍在左邊埋伏，林冲引一支軍在右邊埋伏，單廷珪，魏定國引一支軍在背後埋伏，其餘偏將，各於四散小路裏埋伏。夜間賊兵來時，只看中軍火起爲號，四下裏各自捉人。』盧先鋒都發放已了，各各自去守備。

且說南國王尙書，高侍郎兩個頗有些謀略，便與龐萬春等商議，上啓皇叔方垕道：『今日宋兵敗回，退去三十餘里屯駐，營寨空虛，軍馬必然疲倦，何不乘勢去劫寨，必獲全勝。』方垕道：『你衆官從長計議，可行便行。』高侍郎道：『我使和龐將軍引兵去劫寨，尙書與殿下，緊守城池。』當夜二將披掛上馬，引領軍兵前進，馬摘鑾鈴，軍士銜枚疾走，前到宋軍寨柵。看見營門不開，南兵不敢擅進。初時聽得更點分明，向後，更鼓便打得亂了。高侍郎勒住馬道：『不可進去！』龐萬春道：『相公如何不進兵？』高

侍郎答道：「聽他營裏更點不明，必然有計。」龐萬春道：「相公誤矣！今日兵敗膽寒，必然困倦。睡裏打更有甚分曉，因此不明。相公何必見疑，只顧殺去！」高侍郎道：「也見得是。」當下催軍劫寨，大刀闊斧，殺將進去。二將入得寨門，直到中軍，並不見一個軍將，卻是柳樹上縛着數隻羊，羊蹄上拴着鼓槌打鼓，因此更點不明。兩將劫着空寨，心中自慌，急叫「中計！」回身便走。中軍內卻早火起，只見山頭上砲響，又放起火來，四下裏伏兵亂起，齊殺將攔來。兩將衝開寨門奔走，正迎着呼延灼，大喝：「賊將快下馬受降，免汝一死！」高侍郎心慌，只要脫身，無心戀戰，被呼延灼趕進去，手起雙鞭齊下，腦袋骨打碎了半個。天靈龐萬春死命撞透重圍，得脫性命。正走之間，不隄防湯隆伏在路邊，被他一鈎鎌鎗拖倒馬脚，活捉了解來。衆將已都在山路裏趕殺南兵，至天明，都趕寨裏來。盧先鋒已先到中軍坐下，隨即下令，點本部將佐時，丁得孫在山路草中，被毒蛇咬了脚，毒氣入腹而死。將龐萬春剖腹剜心，祭獻歐鵬并史進等，把首級解赴張招討軍前去了。

次日，盧先鋒與同諸將再進兵到歙州城下，見城門不關，城上並無旌旗，城樓上亦無軍士。單廷珪、魏定國兩個要奪頭功，引軍便殺入城去。後面中軍盧先鋒趕到時，只叫得苦，那二將已到城門裏了。原

來王尙書見折了劫寨人馬，只詐做棄城而走，城門裏卻掘下陷坑。二將是一夫之勇，卻不隄防，首先入來，不想連人和馬，都陷在坑裏。那陷坑兩邊，卻埋伏着長鎗手，弓箭軍士，一齊向前截殺，兩將死於坑中。可憐聖水并神火，今日嗚呼葬土坑！盧先鋒又見折了二將，心中忿怒，急令差遣前部軍兵，各人兜土塊入城，一面填塞陷坑，一面鏖戰廝殺，殺倒南兵人馬，俱填於坑中。當下盧先鋒當前，躍馬殺入城中，正迎着皇叔方厘，交馬只一合，盧俊義卻忿心頭之火，展平生之威，只一朴刀，剝方厘於馬下。城中軍馬開城西門，衝突而走。宋兵衆將，各各併力向前，勦捕南兵。卻說王尙書正走之間，撞着李雲，截住廝殺。王尙書便挺鎗向前，李雲卻是步鬪。那王尙書鎗起馬到，早把李雲踏倒。石勇見衝翻了李雲，便衝突向前，急來救時，王尙書把條鎗神出鬼沒，石勇如何抵當得住？王尙書戰了數合，得便處把石勇一鎗，結果了性命，當下身死。城裏卻早趕出孫立，黃信，鄒淵，鄒潤四將，截住王尙書廝殺。那王寅奮勇力敵四將，並無懼怯。不想又撞出林冲趕到，這個又是個不會廝殺的，那王寅便有三頭六臂，也敵不過五將。衆人齊上，亂截殺王寅，可憐南國尙書將，今日方知志莫伸。當下五將取了首級，飛馬獻與盧先鋒。盧俊義已在歙州城內行宮歇下，平復了百姓，出榜安民，將軍馬屯駐在城裏，一面差人齎文報捷，張招討，馳書轉達宋先鋒。

知會進兵。

卻說宋江等兵將在睦州屯駐，等候軍齊，同攻賊洞。收得盧俊義書，報平復了歙州，軍將已到城中屯駐，專候進兵，同取賊巢。又見折了史進、石秀、陳達、楊春、李忠、薛永、歐鵬、張青、丁得孫、單廷珪、魏定國、李雲、石勇一十三人，許多將佐，煩惱不已，痛哭哀傷。軍師吳用勸道：『生死人皆分定，主將何必自傷玉體？且請料理國家大事。』宋江道：『雖然如此，不由人不傷感！我想當初石碣天文所載一百八人，誰知到此，漸漸凋零，損吾手足。』吳用勸了宋江煩惱，然後回書與盧先鋒，交約日期，起兵攻取清溪縣。

且不說宋江回書與盧俊義，約日進兵，卻說方臘在清溪幫源洞中大內設朝，與文武百官計議宋江用兵之事。只聽見西州敗殘軍馬回來，報說歙州已陷，皇叔、尚書、侍郎俱已陣亡了。今宋兵作兩路而來，攻取清溪。方臘見報大驚，當下聚集兩班大臣商議。方臘道：『汝等衆卿，各受官爵，同占州郡城池，共享富貴。豈期今被宋江軍馬席捲而來，州城俱陷，止有清溪大內。今聞宋兵兩路而來，如何迎敵？』當有左丞相婁敏中出班啓奏道：『今次宋兵人馬已近神州，內苑宮廷亦難保守。奈緣兵微將寡，陛下若不御駕親征，誠恐兵將不肯盡心向前。』方臘道：『卿言極當！』隨卽傳下聖旨，命三省六部、御史台、官、樞

密院，都督府，護駕二營，金吾龍虎，大小官僚，都跟隨寡人御駕親征，決此一戰。婁丞相又奏：『差何將帥，可做前部先鋒？』方臘道：『着殿前金吾上將軍，內外諸軍都招討，皇姪方杰爲正先鋒，馬步親軍都太尉，驃騎上將軍杜微爲副先鋒，部領幫源洞大內護駕御林軍一萬三千，戰將三千餘員前進。』原來這方杰是方臘的親姪兒，是歙州皇叔方厘長孫，聞知宋兵盧先鋒殺了他公公，要來報仇，他願爲前部先鋒。這方杰平生習學，慣使一枝方天畫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那杜微原是歙州市中鐵匠，會打軍器，亦是方臘心腹之人，會使六口飛刀，只是步口。方臘另行聖旨一道，差御林護駕都教師賀從龍，撥與御林軍一萬，總督兵馬，去敵歙州盧俊義軍馬。

不說方臘分調人馬，兩處迎敵，先說宋江大隊軍馬起程，水陸並進，離了睦州，望清溪縣而來。水軍頭領李俊等引領水軍船隻，撐駕從溪灘裏上去。且說吳用與宋江在馬上同行，並馬商議道：『此行去清溪幫源，誠恐賊首方臘知覺逃竄，深山曠野，難以得獲，若要生擒方臘，解赴京師，面見天子，必須裏應外合，認得本人，可以擒獲；亦要知方臘去向下落，不致被其走失。』宋江道：『是，若如此，須用詐降，將計就計，方可得裏應外合。前者柴進與燕青去做細作，至今不見些消耗，今次着誰去好？須是會詐投降

的。」吳用道：「若論愚意，只除非教水軍頭領李俊等，就將船內糧米，去詐獻投降，教他那裏不疑。方臘那廝，是山僻小人，見了許多糧米船隻，如何不收留了。」宋江道：「軍師高見極明！」便喚戴宗，隨即傳令，從水路直至李俊處，說知如此如此，教你等衆將行計。李俊等領了計策。戴宗自回中軍。李俊卻叫阮小五、阮小七扮做艄公，童威、童猛扮做隨行水手，乘駕六十隻糧船，船上都插着新換的獻糧旗號，卻從大溪裏使將上去。將近清溪縣，只見上水頭早有南國戰船迎將來，敵軍一齊放箭。李俊在船上叫道：「休要放箭，我有話說。俺等都是投拜的人，特將糧米獻納大國，接濟軍士，萬望收錄。」對船上頭目，看見李俊等船上並無軍器，因此就不放箭，使人過船來，問了備細，看了船內糧米，便去報知婁丞相，稟說李俊獻糧投降。婁敏中聽了，叫喚投拜人上岸來。李俊登岸，見婁丞相拜罷，婁敏中問道：「汝是宋江手下甚人，有何職役，今番爲甚來獻糧投拜？」李俊答道：「小人姓李名俊，原是潯陽江上好漢。就江州劫法場，救了宋江性命。他如今受了朝廷招安，得做了先鋒，便忘了我等前恩，累次窘辱小人。見今宋江雖然占得大國州郡，手下弟兄，漸次折得沒了。他猶自不知進退，威逼小人等水軍向前。因此受辱不過，特將他糧米船隻，徑自私來獻納，投拜大國。」婁丞相相見李俊說了這一席話，就便准信，便引李俊來大內

朝見方臘，具說獻糧投拜一事。李俊見方臘再拜起居，奏說前事。方臘坦然不疑，且教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只在清溪管領水寨守船，待寡人退了宋江軍馬還朝之時，別有賞賜。李俊拜謝了，出內自去搬運糧米上岸，進倉交收，不在話下。

再說宋江與吳用分調軍馬，差關勝、花榮、秦明、朱仝四員正將爲前隊，引軍直進清溪縣界，正迎着南國皇姪方杰。兩下軍兵，各列陣勢。南軍陣上，方杰橫戟出馬，杜微步行在後。那杜微橫身掛甲，背藏飛刀五把，手中仗口七星寶劍，跟在後面。兩將出到陣前。宋江陣上秦明，首先出馬，手舞狼牙大棍，直取方杰。那方杰年紀後生，精神一撮，那枝戟使得精熟，和秦明連鬪了三十餘合，不分勝敗。方杰見秦明手段高強，也放出自己平生學識，不容半點空閑。兩個正鬪到分際，秦明也把出本事來，不放方杰些空處，卻不隄防杜微那廝，在馬後見方杰戰秦明不下，從馬後閃將出來，掣起飛刀，望秦明臉上早飛將來。秦明急躲飛刀時，卻被方杰一方天戟聳下馬去，死於非命。可憐『霹靂火』滅地竟無聲。方杰一戟戳死了秦明，卻不敢追過對陣，宋兵小將，急把撓鈎搭得屍首過來。宋軍見說折了秦明，盡皆失色。宋江一面叫備棺槨盛貯，一面再調軍將出戰。

且說這方杰得勝誇能，卻在陣前高叫：『宋兵再有好漢，快出來廝殺！』宋江在中軍聽得報來，急出到陣前，看見對陣方杰背後便是方臘御駕，直來到軍前擺開。但見：

金爪密布，鐵斧齊排。方天畫戟成行，龍鳳繡旗作隊。旛旄旌節，一攢攢綠舞紅飛；玉鐙雕鞍，一簇簇珠圍翠繞。飛龍傘散，青雲紫霧；飛虎旗盤，瑞鶴祥煙。左侍下一代文官，右侍下滿排武將。雖是妄稱天子位，也須僞列宰臣班。

南國陣中，只見九曲黃羅傘下，玉轡逍遙馬上，坐着那個草頭王子方臘，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冲天轉角明金幘頭，身穿一領日月雲肩九龍繡袍，腰繫一條金鑲寶嵌玲瓏玉帶，足穿一對雙金顯縫雲根朝靴。

那方臘騎着一匹銀驃白馬，出到陣前，親自監戰。看見宋江親在馬上，便遣方杰出戰，要拿宋江。這邊宋兵等衆將亦準備迎敵，要擒方臘。南軍方杰正要出陣，只聽得飛馬報道：『御林都教師賀從龍，總督軍馬，去救歙州，被宋兵盧先鋒活捉過陣去了。軍馬俱已漫散，宋兵已殺到山後。』方臘聽了大驚，急傳聖旨，便教收軍，且保大內。當下方杰且委杜微押住陣脚，卻待方臘御駕先行，方杰、杜微隨後而退。方

臘御駕，回至清溪州界，只聽得大內城中，喊起連天，火光遍滿，兵馬交加，卻是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在清溪城裏放起火來。方臘見了，大驅御林軍馬，來救城中，入城混戰。宋江軍馬，見南兵退去，隨後追殺。趕到清溪，見城中火起，知有李俊等在彼行事，急令衆將招起軍馬，分頭殺將入去。此時盧先鋒軍馬也過山了，兩下接應，卻好湊着。四面宋兵，夾攻清溪大內。宋江等諸將，四面八方，殺將入去，各自去搜捉南軍，打破了清溪城郭。方臘卻得方杰引軍保駕，防護送投幫源洞中去了。宋江等大隊軍馬，都入清溪縣來。衆將殺入方臘宮中，收拾違禁器仗，金銀寶物，搜檢內裏庫藏，就殿上放起火來，把方臘內外宮殿，盡皆燒毀，府庫錢糧，搜索一空。宋江會合盧俊義軍馬，屯駐在清溪縣內，聚集衆將，都來請功受賞。整點兩處將佐時，長漢郁保四，女將孫二娘，都被杜微飛刀傷死；鄒淵，杜遷馬軍中踏殺；李立，湯隆，蔡福，各帶重傷，醫治不痊，身死；阮小五先在清溪縣，已被婁丞相殺死。衆將擒捉得南國僞官九十二員，請功賞賜已了，只見婁丞相，杜微下落。一面且出榜文，安撫了百姓，把那活捉僞官解赴張招討軍前，斬首示衆。後有百姓報說，婁丞相因殺了阮小五，見大兵打破清溪縣，自縊松林而死。杜微那廝，躲在他原養的倡妓王嬌嬌家，被他社老獻將出來。宋江賞了社老，卻令人先取了婁丞相首級，叫蔡慶將杜微剖腹。

剜心，滴血享祭秦明，阮小五，郁保四，孫二娘，并打清溪，亡過衆將。宋江親自拈香祭賽已了，次日與同盧俊義起軍，直抵幫源洞口圍住。

且說方臘只得方杰保駕，走到幫源洞口大內，屯駐人馬，堅守洞口，不出迎敵。宋江、盧俊義把軍馬週週圍住了幫源洞，卻無計可入。卻說方臘在幫源洞，如坐針氈。兩軍困住已經數日，方臘正憂悶間，忽見殿下錦衣繡襖一大臣，俯伏在金階殿下啓奏：『我王，臣雖不才，深蒙主上聖恩寬大，無可補報，憑夙昔所學之兵法，仗平日所韞之武功，六韜三略會聞，七縱七擒會習，願借主上一枝軍馬，立退宋兵，中與國祚。未知聖意若何？』方臘見了大喜，便傳勅令，盡點山洞內府兵馬，教此將引兵出洞去，與宋江相持。未知勝敗如何，先見威風出衆。不是方臘國中又出這個人來引兵，有分教，金階殿下人頭滾，玉砌朝門熱血噴。直使掃清巢穴擒方臘，豎立功勳顯宋江。畢竟方臘國中出來引兵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魯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錦還鄉

話說當下方臘殿前啓奏，願領兵出洞征戰的，正是東牀駙馬主爵都尉柯引。方臘見奏，不勝之喜。柯駙馬當下同領南兵，帶了雲壁奉尉，披掛上馬出師。方臘將自己金甲錦袍，賜與駙馬，又選一騎好馬，叫他出戰。那柯駙馬與同皇姪方杰，引領洞中護御軍兵一萬人馬，駕前上將二十餘員，出到幫源洞口，列成陣勢。

卻說宋江軍馬困住洞口，已教將佐分調守護。宋江在陣中，因見手下弟兄，三停內折了二停，方臘又未曾拿得，南兵又不出戰，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只聽得前軍報來說：『洞中有軍馬出來交戰。』宋江、盧俊義見報，急令諸將上馬，引軍出戰。擺開陣勢，看南軍陣裏，當先是柯駙馬出戰。宋江軍中，誰不認得柴進？宋江便令花榮出馬迎敵。花榮得令，便橫鎗躍馬，出到陣前，高聲喝問：『你那厮是甚人，敢助反賊，與吾大兵敵對？我若拿住你時，碎屍萬段，骨肉爲泥！好好下馬受降，免汝一命！』柯駙馬答道：『我乃山東柯引，誰不聞我大名？你這厮們，是梁山泊一夥強徒草寇，何足道哉！偏俺不如你們手段？我直把你們殺盡，克復城池，是吾之願！』宋江與盧俊義在馬上聽了，尋思柴進口裏說的話，知他心裏的事。他把『柴』字改作『柯』字，『柴』卽是『柯』也。『進』字改作『引』字，『引』卽是『進』也。吳用

道：「且看花榮與他迎敵。」當下花榮挺鎗躍馬，來戰柯引。兩馬相交，二般軍器並舉。兩將鬪到間深裏，絞做一團，紐做一塊。柴進低低道：「兄長可且詐敗，來日議事。」花榮聽了，略戰三合，撥回馬便走。柯喝道：「敗將吾不趕你，別有了得的，叫他出來，和俺交戰！」花榮跑馬回陣，對宋江、盧俊義說知就裏。吳用道：「再叫關勝出戰交鋒。」當時關勝舞起青龍偃月刀，飛馬出戰，大喝道：「山東小將，敢與吾敵？」那柯駙馬挺鎗，便來迎敵。兩個交鋒，全無懼怯。二將鬪不到五合，關勝也詐敗佯輸，走回本陣。柯駙馬不趕，只在陣前大喝：「宋兵敢有強將出來，與吾對敵？」宋江再叫朱仝出陣，與柴進交鋒。往來廝殺，只嚇衆軍。兩個鬪不過五七合，朱仝詐敗而走。柴進趕來虛搦一鎗，朱仝棄馬跑歸本陣。南軍先搶得這匹好馬。柯駙馬招動南軍，搶殺過來，宋江急令諸將引軍退去十里下寨。柯駙馬引軍追趕了一程，收兵退回洞中。已自有人先去報知方臘，說道：「柯駙馬如此英雄，戰退宋兵，連勝三將。宋江等又折一陣，殺退十里。」方臘大喜，叫排下御宴，等待駙馬卸了戎裝披掛，請入後宮賜坐。親捧金杯，滿勸柯駙馬道：「不想駙馬有此文武雙全，寡人只道賢婿只是文才秀士，若早知有此等英雄豪傑，不致折許多州郡。煩望駙馬大展奇才，立誅賊將，重興基業，與寡人共享太平無窮之富貴。」柯引奏道：「主上放心，爲臣子當以

盡心報效，同興國祚。明日謹請聖上登山，看柯引廝殺，立斬宋江等輩。」方臘見奏，心中大喜，當夜宴至更深，各還宮中去了。次早，方臘設朝，叫洞中敲牛宰馬，令三軍都飽食已了，各自披掛上馬，出到幫源洞口，搖旗發喊，擂鼓搦戰。方臘卻領引內侍近臣，登幫源洞山頂，看柯駙馬廝殺。

且說宋江當日傳令，分付諸將：「今日廝殺，非比他時，正在要緊之際。汝等軍將，各各用心，擒獲賊首方臘，休得殺害。你衆軍士，只看南軍陣上柴進回馬引領，就便殺入洞中，併力追捉方臘，不可違誤！」三軍諸將得令，各自摩拳擦掌，掣劍拔鎗，都要擄掠洞中金帛，盡要活捉方臘，建功請賞。當時宋江諸將都到洞前，把軍馬擺開，列成陣勢。只見南兵陣上，柯駙馬立在門旗之下，正待要出戰，只見皇姪方杰立馬橫戟道：「都尉且押手停騎，看方某先斬宋兵一將，然後都尉出馬，用兵對敵。」宋兵望見燕青跟在柴進後頭，衆將皆喜道：「今日計必成矣！」各人自行准備。且說皇姪方杰，爭先縱馬搦戰，宋江陣上，關勝出馬，舞起青龍刀，來與方杰對敵。兩將交馬，一往一來，一翻一復，戰不過十數合，宋江又遣花榮出陣，共戰方杰。方杰見二將來夾攻，全無懼怯，力敵二將。又戰數合，雖然難見輸贏，也只辦得遮攔躲避。宋江隊裏，再差李應，朱全驃馬出陣，併力追殺。方杰見四將來夾攻，方纔撥回馬頭，望本陣中便走。柯駙馬卻

在門旗下截住，把手一招，宋將關勝、花榮、朱仝、李應四將趕過來。柯駙馬便挺起手中鐵鎗奔來，直取方杰。方杰見頭勢不好，急下馬逃命時，措手不及，早被柴進一鎗戳着。背後雲奉尉燕青趕上一刀，殺了方杰。南軍衆將驚得呆了，各自逃生。柯駙馬大叫：「我非柯引，吾乃柴進——」宋先鋒部下正將「小旋風」的便是。隨行雲奉尉，卽是「浪子」燕青。今者已知得洞中內外備細。若有人活捉得方臘的，高官任做，細馬揀騎。三軍投降者，俱免血刃，抗拒者全家斬首！回身引領四將，招起大軍，殺入洞中。方臘領着內侍近臣，在幫源洞頂上，看見殺了方杰，三軍潰亂，情知事急，一脚踢翻了金交椅，便望深山中奔走。宋江領起大隊軍馬，分開五路，殺入洞來，爭捉方臘，不想已被方臘逃去，止拿得侍從人員。燕青搶入洞中，叫了數個心腹伴當，去那庫裏，擄了兩擔金珠細軟出來，就內宮禁苑，放起火來。柴進殺入東宮時，那金芝公主，自縊身死。柴進見了，就連宮苑燒化，以下細人，放其各自逃生。衆軍將都入正宮，殺盡嬪妃彩女，親軍侍御，皇親國戚，都擄掠了方臘內宮金帛。宋江大縱軍將，入宮搜尋方臘。

卻說阮小七殺入內苑深宮裏面，搜出一箱，卻是方臘僞造的平天冠、袞龍袍、碧玉帶、白玉珪，無憂履。阮小七看見上面都是珍珠異寶，龍鳳錦文，心裏想道：「這是方臘穿的，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緊。」便

把袞袍穿了，繫上碧玉帶，着了無憂履，戴起平天冠，卻把白玉珪插放懷裏，跳上馬，手執鞭，跑出宮前。三軍衆將，只道是方臘，一齊鬧動，搶將攏來看時，卻是阮小七，衆皆大笑。這阮小七也只把做好嬉，騎着馬東走西走，看那衆將多軍搶擄。正在那裏鬧動，早有童樞密帶來的大將王稟、趙譚入洞助戰。聽得三軍鬧嚷，只說拿得方臘，逕來爭功。卻見是阮小七穿了御衣服，戴着平天冠，在那裏嬉笑。王稟、趙譚罵道：「你這厮莫非學方臘，做這等樣子！」阮小七大怒，指着王稟、趙譚道：「你這兩個，直得甚鳥！若不是俺哥哥宋公明時，你這兩個驢馬頭，早被方臘已都砍下了！今日我等衆將弟兄成了功勞，你們顛倒來欺負朝廷，不知備細，只道是兩員大將來協助成功。」王稟、趙譚大怒，便要阮小七火併。當時阮小七奪了小校鎗，便奔上來，截王稟。呼延灼看見，急飛馬來隔開，已自有軍校報知宋江。飛馬來，見阮小七穿着御衣服，宋江、吳用喝下馬來，剝下違禁衣服，丟去一邊。宋江陪話解勸。王稟、趙譚二人雖被宋江并衆將勸和了，只是記恨於心。

當日幫源洞中，殺的屍橫遍野，流血成渠，按宋鑑所載，斬殺方臘蠻兵二萬餘級。當下宋江傳令，教四下舉火，監臨燒毀宮殿、龍樓鳳閣、內苑深宮、珠軒翠屋，盡皆焚化，有詩爲證：

黃屋朱軒半入雲，

塗膏覺血自訥訥。

若還天意容奢侈，

瓊室阿房可不焚。

當時宋江等衆將監看燒毀已了，引軍都來洞口屯駐，下了寨柵，計點生擒人數，只有賊首方臘未曾獲得。傳下將令，教軍將沿山搜捉，告示鄉民，但有人拿得方臘者，奏聞朝廷，高官任做；知而首者，隨即給賞。卻說方臘從幫源洞山頂落路而走，便望深山曠野，透嶺穿林，脫了赭黃袍，丟去金花幞頭，脫下朝靴，穿上草履麻鞋，爬山奔走，要逃性命。連夜退過五座山頭，走到一處山凹邊，見一個草菴，嵌在山凹裏。方臘肚中饑餓，卻待正要去茅菴內尋討些飯喫，只見松樹背後轉出一個胖大和尚來，一禪杖打翻，便取條繩索綁了。那和尚不是別人，是『花和尚』魯智深。拿了方臘，帶到草菴中，取了些飯喫，正解出山來，卻好迎着搜山的軍健，一同綁住捉來見宋先鋒。宋江見拿得方臘大喜，便問道：『吾師，你卻如何正等得這賊首着？』魯智深道：『洒家自從在烏龍嶺上萬松林裏廝殺，追趕夏侯成入深山裏去，被洒家殺了貪戰賊兵，直趕入亂山深處。迷蹤失徑，迤邐隨路尋去，正到曠野琳瑯山內，忽遇一個老僧，引領洒家到此處茅菴中，囑付道：『柴米菜蔬都有，只在此間等候；但見個長大漢從松林深處來，你便捉住。』

夜來望見山前火起，小僧看了一夜，又不知此間山徑路數是何處。今早正見這賊爬過山來，因此俺一禪杖打翻，就捉來綁，不想正是方臘。」宋江又問道：「那一個老僧，今在何處？」魯智深道：「那個老僧，自引小僧到茅菴裏，分付了柴米出來，竟不知投何處去了。」宋江道：「那和尚眼見得是聖僧羅漢，如此顯靈，令吾師成此大功，回京奏聞朝廷，可以還俗爲官，在京師圖個蔭子封妻，光耀祖宗，報答父母劬勞之恩。」魯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願爲官，只圖尋個「淨了」去處，安身立命足矣！」宋江道：「吾師既不肯還俗，便到京師去住持一個名山大刹，爲一僧首，也光顯宗風，亦報答得父母。」智深聽了，搖首叫道：「都不要。要多也無用。只得個囹圄屍首，便是強了。」宋江聽罷，默上心來，各不喜歡。點本部下將佐，俱已數足，教將方臘陷車盛了，解上東京，面見天子，催起三軍，帶領諸將，離了幫源洞清溪縣，都回睦州。

卻說張招討會集劉都督、童樞密，從耿二參謀，都在睦州聚齊，合兵一處，屯駐軍馬。見說宋江獲了大功，拿住方臘，解來睦州，衆官都來慶賀。宋江等諸將參拜已了，張招討道：「已知將軍邊塞勞苦，損折弟兄，今已全功，實爲萬幸。」宋江再拜泣涕道：「當初小將等一百八人，破遼還京，都不曾損了一個。誰

想首先去了公孫勝，京師已留下數人。克復揚州，渡大江，怎知十停去七！今日宋江雖存，有何面目，再見山東父老，故鄉親戚？」張招討道：「先鋒休如此說。自古道：『貧富貴賤，宿生所載；壽夭短長，人生分定。』」常言道：「有福人送無福人。」何以損折將佐爲恥？今日功成名顯，朝廷知道，必當重用。封官賜爵，光顯門閥，衣錦還鄉，誰不稱羨？閑事不須掛意，只顧收拾回軍。」宋江拜謝了總兵等官，自來號令諸將。張招討已傳下軍令，教把生擒到賊徒僞官等衆，除留方臘另行解赴東京，其餘從賊，都就睦州市曹，斬首施行。所有未收去處——衢婺等縣——賊役賊官，得知方臘已被擒獲，一半逃散，一半自行投首。張招討盡皆准首，復爲良民。就行出榜，去各處招撫，以安百姓。其餘隨從賊徒，不傷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復爲鄉民，撥還產業田園。克復州縣已了，各調守禦官軍，護境安民，不在話下。再說張招討衆官，都在睦州設太平宴，慶賀衆將官僚，賞勞三軍將校，傳令教先鋒頭目收拾。朝口軍令傳下，各各准備行裝，陸續登程。

且說先鋒使宋江思念亡過衆將，洒然淚下，不想患病在杭州張橫，穆弘等六人，朱富，穆春看視，共是八人在彼；後亦各患病身死，止留得楊林，穆春到來，隨軍征進。想起諸將勞苦，今日太平，當以超度，便就睦州宮觀淨處，揚起長幡，修設超度九幽拔罪好事，做三百六十分羅天大醮，追薦前亡後化列位偏

正將佐已了。次日，椎牛宰馬，致備牲醴，與同軍師吳用等衆將，俱到烏龍神廟裏，焚帛享祭。烏龍大王，謝祈龍君護佑之恩。回至寨中，所有部下正偏將佐陣亡之人，收得屍骸者，俱令各自安葬已了。宋江與盧俊義收拾軍馬將校人員，隨張招討回杭州，聽候聖旨。班師回京。衆多將佐功勞，俱各造冊，上了文簿，進呈御前；先寫表章，申奏天子。三軍齊備，陸續起程。宋江看了部下正偏將佐，止剩得三十六員回軍。那三十六人是：

- | | | |
|----------|----------|---------|
| 「呼保義」宋江 | 「玉麒麟」盧俊義 | 「智多星」吳用 |
| 「大刀」關勝 | 「豹子頭」林冲 | 「雙鞭」呼延灼 |
| 「小李廣」花榮 | 「小旋風」柴進 | 「撲天鵬」李應 |
| 「美髯公」朱仝 | 「花和尚」魯智深 | 「行者」武松 |
| 「神行太保」戴宗 | 「黑旋風」李逵 | 「病關索」楊雄 |
| 「混江龍」李俊 | 「活閻羅」阮小七 | 「浪子」燕青 |
| 「神機軍師」朱武 | 「鎮三山」黃信 | 「病尉遲」孫立 |

『混世魔王』樊瑞

『轟天雷』凌振

『鐵面孔目』裴宣

『神算子』蔣敬

『鬼臉兒』杜興

『鐵扇子』宋清

『獨角龍』鄒潤

『一枝花』蔡慶

『錦豹子』楊林

『小遮攔』穆春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鼓上蚤』時遷

『小尉遲』孫新

『母大蟲』顧大嫂

當下宋江與同諸將，引兵馬離了睦州，前往杭州進發。正是收軍鑼響千山震，得勝旗開十里紅。於路無話，已回到杭州。因張招討軍馬在城，宋先鋒且屯兵在六和塔駐紮，諸將都在六和寺安歇。先鋒使宋江，盧俊義早晚入城聽令。

且說魯智深自與武松在寺中一處歇馬聽候，看見城外江山秀麗，景物非常，心中歡喜。是夜月白風清，水天共碧，二人正在僧房裏，睡至半夜，忽聽得江上潮聲雷響。魯智深是關西漢子，不會省得浙江潮信，只道是戰鼓響，賊人生發，跳將起來，摸了禪杖，大喝着，便搶出來。衆僧喫了一驚，都來問道：『師父何爲如此？趕出何處去？』魯智深道：『洒家聽得戰鼓響，待要出去廝殺。』衆僧都笑將起來道：『師父

錯聽了！不是戰鼓響，乃是錢塘江湖信響。」魯智深見說，喫了一驚，問道：「師父，怎地喚做潮信響？」寺內衆僧，推開窗，指着那潮頭，叫魯智深看，說道：「這潮信日夜兩番來，並不違時刻。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合當三更子時潮來。因不失信，謂之「潮信。」」魯智深看了，從此心中忽然大悟，拍掌笑道：「俺師父智真長老，曾囑付與洒家四句偈言，道是「逢夏而擒，」俺在萬松林裏廝殺，活捉了個夏侯成；「遇臘而執，」俺生擒方臘；今日正應了「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俺想既逢潮信，合當圓寂。衆和尚，俺家問你，如何喚做「圓寂？」」寺內衆僧答道：「你是出家人，還不省得佛門中「圓寂」便是死？」魯智深笑道：「既然死乃喚做「圓寂，」洒家今已必當圓寂。煩與俺燒湯來，洒家沐浴。」寺內衆僧，都只道他說要，又見他這般性格，不敢不依他，只得喚道人燒湯來，與魯智深洗浴。換了一身御賜的僧衣，便叫部下軍校，去報宋公明先鋒哥哥，來看洒家；又問寺內衆僧處討紙筆，寫了一篇頌子；去法堂上捉把禪椅，當中坐了。焚起一爐好香，放了那張紙在禪牀上，自疊起兩隻腳，左脚搭在右脚，自然天性騰空。比及宋公明見報，急引衆頭領來看時，魯智深已自坐在禪椅上不動了。頌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繩，這裏扯斷玉鎖。噴！錢塘江上潮信來，今日方知我

是我。

宋江與盧俊義看了偈語，嗟歎不已。衆多頭領，都來看視魯智深，焚香拜禮。城內張招討並童樞密等衆官，亦來拈香拜禮。宋江自取出金帛，俵散衆僧，做個三晝夜功果，合個朱紅龕子盛了，直去請徑山住持大惠禪師，來與魯智深下火；五山十刹禪師，都來誦經；迎出龕子，去六和塔後燒化。那徑山大惠禪師手執火把，直來龕子前，指着魯智深，道幾句法語，是：

魯智深，魯智深，起身自綠林。兩隻放火眼，一片殺人心。忽地隨潮歸去，果然無處跟尋。咄！解使滿空飛白玉，能令大地作黃金。

大惠禪師下了火已了，衆僧誦經懺悔，焚化龕子，在六和塔山後，收取骨殖，葬入塔院。所有魯智深隨身多餘衣鉢，及朝廷賞賜金銀，并各官布施，盡都納入六和寺裏，常住公用。渾鐵禪杖，並阜布直裰，亦留於寺中供養。

當下宋江看視武松，雖然不死，已成廢人。武松對宋江說道：『小弟今已殘疾，不願赴京朝覲。盡將身邊金銀賞賜，都納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閑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冊，休寫小弟進京。』宋江

見說：『任從你心！』武松自此，只在六和寺中出家，後至八十善終，這是後話。

再說先鋒宋江，每日去城中聽令，待張招討中軍人馬前進。已將軍兵入城屯紮，半月中間，朝廷天使到來，奉聖旨令先鋒宋江等班師回京。張招討、童樞密、都督劉光世，從耿二參謀，大將王稟、趙譚中軍人馬，陸續先回京師去了。宋江等隨即收拾軍馬回京。比及起程，不想林冲染患風病癱了，楊雄發背瘡而死，時遷又感攪腸痧而死。宋江見了，感傷不已。丹徒縣又申將文書來，報說楊志已死，葬於本縣山園。林冲風癱，又不能痊，就留在六和寺中，教武松看視，後半載而亡。

再說宋江與同諸將，離了杭州，望京師進發，只見『浪子』燕青，私自來勸主人盧俊義道：『小乙自幼隨侍主人，蒙恩感德，一言難盡。今既大事已畢，欲同主人納還原受官誥，私去隱跡埋名，尋個僻淨去處，以終天年。未知主人意下若何？』盧俊義道：『自從梁山泊歸順宋朝已來，俺弟兄們，身經百戰，動勞不易，邊塞苦楚，弟兄損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錦還鄉，圖個封妻蔭子，你如何卻尋這等沒結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結果，只恐主人此去無結果耳。』——若燕青，可謂知進退存亡之機矣！有詩爲證：

略地攻城志已酬，

陳辭欲伴赤松遊。

時人苦把功名戀，

只怕功名不到頭。

盧俊義道：『燕青，我不曾存半點異心，朝廷如何負我？』燕青道：『主人豈不聞韓信立下十大功勞，只落得未央宮裏斬首；彭越、黥爲肉醬；英布弓弦藥酒；主公，你可尋思，禍到臨頭難走。』盧俊義道：『我聞韓信三齊擅自稱王，教陳豨造反；彭越殺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謀漢帝江山；以此漢高帝詐遊雲夢，令呂后斬之。我雖不曾受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過。』燕青道：『既然主公不聽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小乙本待去辭宋先鋒，他是個義重的人，必不肯放，只此辭別主公。』盧俊義道：『你辭我，待要那裏去？』燕青道：『也只在主公前後。』盧俊義笑道：『原來也只恁地。看到你到那裏？』燕青納頭拜了八拜，當夜收拾了一擔金珠寶貝挑着，竟不知投何處去了。次日早晨，軍人收拾字紙一張，來報覆宋先鋒。宋江看那一張字紙時，上面寫道是：

辱弟燕青百拜懇告先鋒主將麾下：自蒙收錄，多感厚恩。效死幹功，補報難盡。今自思命薄身微，不堪國家任用，情願退居山野，爲一閒人。本待拜辭，恐主將義氣深重，不肯輕放，連夜潛去。今留

口號四句拜辭，望乞主帥恕罪。

鴈序分飛自可驚，

納還官誥不求榮。

身邊自有君王赦，

灑脫風塵過此生。

宋江看了燕青的書，並四句口號，心中鬱悒不樂。當時盡收拾損折將佐的官誥牌面，送回京師，繳納還官。

宋兵人馬，迤邐前進，比及行至蘇州城外，只見「混江龍」李俊詐中風疾，倒在牀上。手下軍人來報宋先鋒。宋江見報，親自領醫人來看治。李俊道：「哥哥休誤了回軍的程限，朝廷見責，亦恐張招討先回日久，哥哥憐憫李俊時，可以丟下童威、童猛，看視兄弟。待病體痊可，隨後趕來朝覲。哥哥軍馬，請自赴京。」宋江見說，心雖不然，倒不疑慮，只得引軍前進；又被張招討行文催趲，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自同諸將上馬赴京去了。且說李俊……三人竟來尋見費保四個，不負前約，七人都在榆柳莊上商議定了，盡將家私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化外國去了，後來爲暹羅國之主。童威、費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職，自取其樂，另霸海濱，這是李俊的後話。詩曰：

知幾君子事，

明哲邁夷倫。

重結義中義，

更全身外身。

潯水舟無繫，

榆莊柳又新。

誰知天海闊，

別有一家人？

再說宋江等諸將一行軍馬，在路無話，復過常州，潤州相戰去處，宋江無不傷感。軍馬渡江，十存二。三過揚州，進淮安，望京師不遠了。宋江傳令，叫衆將各各準備朝覲。三軍人馬，九月二十後，回到東京。張招討中軍人馬，先進城去。宋江等軍馬，只就城外屯住，紮營於舊時陳橋驛，聽候聖旨。此時有先前留下伏侍李俊等小校，從蘇州來，報說李俊原非患病，只是不願朝京爲官，今與童威、童猛不知何處去了。宋江又復嗟歎，叫裴宣寫錄見在朝京大小正偏將佐數目，共計二十七員，并歿於王事者，俱錄其名數，寫成謝恩表章，仍令正偏將佐，俱各準備幘頭公服，伺候朝見天子。三日之後，上皇設朝，近臣奏聞天子，教宣宋江等面君朝見。此日東方漸明，宋江、盧俊義等二十七員將佐，奉旨卽忙上馬入城。東京百姓看了時，此是第三番朝見。想這宋江等初受招安時，卻奉聖旨，都穿御賜的紅綠錦襖子，懸掛金銀牌面，入城

朝見。破遼兵之後，回京師時，天子宣命，都是披袍掛甲，裝入朝朝見。今番太平回朝，天子特命文扮，卻是幘頭公服，入城朝覲。東京百姓看了，只剩得這幾個回來，衆皆嗟嘆不已。宋江等二十七人，來到正陽門下，齊齊下馬入朝。侍御史引至丹墀玉階之下，宋江、盧俊義爲首，上前八拜，退後八拜，進中八拜，——三八二十四拜，——揚塵舞蹈，山呼萬歲。君臣禮足，徽宗天子看見宋江等，只剩得這些人員，心中嗟念。上皇命都宣上殿，宋江、盧俊義引領衆將，都上金階，齊跪在珠簾之下。上皇命賜衆將平身，左右近臣，早把珠簾捲起。天子乃曰：「朕知卿等衆將，收勦江南，多負勞苦。卿等弟兄，損折大半，朕聞不勝傷悼。」宋江垂淚不止，仍自再拜奏曰：「以臣鹵鈍薄才，肝腦塗地，亦不能報國家大恩。昔日念臣共聚義兵，一百八人，登五臺發願，誰想今日十損其八。謹錄人數，未敢擅便具奏，伏望天慈，俯賜聖鑑。」上皇曰：「卿等部下，歿於王事者，朕命各墳加封，不沒其功。」宋江再拜，進上表文一通。表曰：

平南都總管正先鋒使臣宋江等謹上表伏念臣江等愚拙庸才，孤陋俗吏，往犯無涯之罪，幸蒙莫大之恩。——高天厚地，豈能酬粉骨碎身何足報股肱竭力，離水泊以除邪；兄弟同心，登五臺而發願。全忠秉義，護國保民。幽州城鏖戰遼兵，清溪洞力擒方臘。雖則微功上達，奈緣良將下沉。

臣江日夕憂懷，且暮悲愴。伏望天恩，俯賜聖鑑，使已歿者皆蒙恩澤，在生者得庇洪休。臣江乞歸田野，願作農民，實陛下仁育之賜。臣江等不勝戰悚之至，謹錄存歿人數，隨表上進以聞。

陣亡正偏將佐五十九員：

正將一十四員：

秦明

徐寧

董平

張清

劉唐

史進

索超

張順

阮小二

阮小五

雷橫

石秀

解珍

解寶

偏將四十五員：

宋萬

焦挺

陶宗旺

韓滔

彭玘

鄭天壽

曹正

王定六

宣贊

孔亮

施恩

郝思文

鄧飛

周通

龔旺

鮑旭

段景住

侯健

孟康

王英

扈三娘

項充

李袞

燕順

馬麟

單廷珪

魏定國

呂方

郭盛

歐鵬

陳達

楊春

郁保四

李忠

薛永

李雲

石勇

杜遷

丁得孫

鄒淵

李立

湯隆

蔡福

張青

孫二娘

於路病故正偏將佐一十員：

正將五員：

林冲

楊志

張橫

穆弘

楊雄

偏將五員：

孔明

朱貴

朱富

白勝

時遷

杭州六和寺坐化正將一員：

魯智深

折臂不願恩賜，六和寺出家正將一員：

武松

舊在京回還薊州出家正將一員：

公孫勝

不願恩賜，於路上去正偏將四員：

正將二員：

燕青

李俊

偏將二員：

童威

童猛

舊留在京師，並取回醫士，見在京偏將五員：

安道全

皇甫端

金大堅

蕭讓

樂和

見在朝覲正偏將佐二十七員：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二十 第一百十九回

六十七

正將一十二員：

宋江

盧俊義

吳用

關勝

呼延灼

花榮

柴進

李應

朱仝

戴宗

李逵

阮小七

偏將一十五員：

朱武

黃信

孫立

樊瑞

凌振

裴宣

蔣敬

杜興

宋清

鄒潤

蔡慶

楊林

楊春

孫新

顧大嫂

宣和五年九月 日，先鋒使臣宋江 副先鋒臣盧俊義等謹上表。

上皇覽表，嗟歎不已。乃曰：『卿等一百八人，上應星曜，今止有二十七人見存，又辭去了四個，真乃十去其八矣！』隨將聖旨，將這已歿於王事者，正將偏將，各授名爵；正將封爲『忠武郎』，偏將封爲『義節郎』。如有子孫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襲官爵；如無子孫者，勅賜立廟，所在享祭。惟有張順顯靈有功，勅

封「金華將軍。」僧人魯智深擒獲賊寇有功，善終坐化於大刹，加贈「義烈照暨禪師。」武松對敵有功，傷殘折臂，見於六和寺出家，封「清忠祖師」，賜錢十萬貫，以終天年。已故女將二人：扈三娘加贈「花陽郡夫人」，孫二娘加贈「旌德郡君。」見在朝覲，除先鋒使另封外，正將十員，各授「武節將軍」，諸州統制，偏將十五員，各授「武奕郎」，諸路都統領，管軍管民，省院聽調。女將一員顧大嫂，封授「東源縣君。」

先鋒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

副先鋒盧俊義加授「武功大夫」，廬州安撫使，兼兵馬副總管。

軍師吳用授武勝軍承宣使。

關勝授大名府正兵馬總管。

呼延灼授御營兵馬指揮使。

花榮授應天府兵馬都統制。

柴進授橫海軍滄州都統制。

李應授中山府鄆州都統制。

朱仝授保定府都統制。

戴宗授兗州府都統制。

李逵授鎮江潤州都統制。

阮小七授蓋天軍都統制。

上皇勅命，各各正偏將佐，封官授職，謝恩聽命，給付賞賜。偏將一十五員，各賜金銀三百兩，綵緞五表裏；正將一十員，各賜金銀五百兩，綵緞八表裏。先鋒使宋江、盧俊義，各賜金銀一千兩，錦緞十表裏，御花袍一套，名馬一匹。宋江等謝恩畢，又奏睦州烏龍大王，二次顯靈，護國保民，救護軍將，以致全勝。上皇准奏，聖勅加封『忠靖靈德普祐孚惠龍王』。御筆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因是方臘造反之地，各帶反文字體。清溪縣改爲淳安縣，幫源洞鑿開爲山島，勅委本州官庫內支錢，起建烏龍大王廟，御賜牌額，至今古跡尙存。江南但是方臘殘破去處，被害人民，普免差徭三年。當日宋江等各各謝恩已了，天子命設太平筵宴，慶賀功臣。文武百官，九卿四相，同登御宴。是日，賀宴已畢，衆將謝恩。宋江又奏：『臣部下

自梁山泊受招安，軍卒亡過大半，尚有願還家者，乞陛下聖恩優恤。」天子准奏，降勅：「……如願爲軍者，賜錢一百貫，絹十疋，於龍猛、虎威二營收操，月支俸糧養贍；如不願者，賜錢二百貫，絹十疋，各令回鄉爲民當差。……」宋江又奏：「臣生居鄆城縣，獲罪以來，自不敢還鄉，乞聖上寬恩給假，回鄉拜掃，省視親族，卻還楚州之任。未敢擅便，乞請聖旨。」上皇聞奏大喜，再賜錢十萬貫，作還鄉之資。宋江謝恩已罷，辭駕出朝。次日，中書省作太平筵宴，管待衆將。第三日，樞密院又設宴慶賀太平。其張招討、劉都督、童樞密、從耿二參謀、王趙二大將，朝廷自陞重爵，不在此本話內。太乙院題本，奏請聖旨，將方臘於東京市曹上凌遲處死，剛了三日示衆。有詩爲證：

宋江重賞陞官日，

方臘當刑受劓時。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再說宋江奏請了聖旨，給假回鄉省親，部下軍將，願爲軍者報名，送發龍猛、虎威二營收操，關給賞賜，馬軍守備，願爲民者，關請銀兩，各各還鄉，爲民當差。部下偏將，亦各請受恩賜，聽除管軍管民，護境爲官，關領誥命，各人赴任，與國安民。

宋江分派已了，與衆暫別，自引兄弟宋清，帶領隨行軍健一二百人，挑擔御物，行李，衣裝，賞賜，離了東京，望山東進發。宋江，宋清在馬上，衣錦還鄉，離了京師，回歸故里。於路無話，自來到山東鄆城縣宋家村。鄉中故舊父老親戚，都來迎接宋江，回到莊上。不期宋太公已死，靈柩尙存。宋江，宋清痛哭傷感，不勝哀戚。家眷莊客，都來拜見宋江。莊院田產，家私什物，宋太公存日，整置得齊備，亦如舊時。宋江在莊上修設好事，請僧命道，修建功果，薦拔亡過父母宗親。州縣官僚，探望不絕。擇日選時，親扶太公靈柩，高原安葬。是日，本州官員，親鄰父老，賓朋眷屬，盡來送葬已了，不在話下。宋江思念玄女娘娘，願心未酬，將錢五萬貫，命工匠人等，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廟宇，兩廊山門，裝飾聖像，彩畫兩廊，俱已完備。不覺在鄉日久，誠恐上皇見責，選日除了孝服，又做了幾日道場，次後設一大會，請當村鄉尊父老，飲宴酌杯，以敘闊別之情。次日，親戚亦皆置筵慶賀，不在話下。宋江將莊院交割與次弟宋清——雖受官爵，只在鄉中務農，奉祀宗親香火，將多餘錢帛，散惠下民。

宋江在鄉中住了數月，辭別鄉老故舊，再回東京，與衆弟兄相見。衆人有搬取老小家眷回京住的，有往任所去的，亦有夫主兄弟歿於王事的，朝廷已自頒降恩賜金帛，令歸鄉里，優恤其家。宋江自到東

京，發遣回鄉，都已完足。朝前聽命，辭別省院諸官，收拾赴任。只見『神行太保』戴宗來探宋江，坐間說出一席話來，有分教，宋公明生爲鄆城縣英雄，死作蓼兒洼土地。正是凜凜清風生廟宇，堂堂遺像在凌煙。畢竟戴宗對宋江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話說宋江衣錦還鄉，還至東京，與衆弟兄相會，令其各人收拾行裝，前往任所。當有『神行太保』戴宗來探宋江，二人坐間閒話。只見戴宗起身道：『小弟已蒙聖恩，除授兗州都統制，今情願納下官誥，要去泰安州嶽廟裏陪堂，求都過了此生，實爲萬幸。』宋江道：『賢弟何故行此念頭？』戴宗道：『是弟夜夢崔府君勾喚，因此發了這片善心。』宋江道：『賢弟生身，既爲『神行太保』，他日必作嶽府靈聰。』自此相別之後，戴宗納還了官誥，去到泰安州嶽廟裏，陪堂出家，每日慇懃奉祀聖帝香火，虔誠無忽。後數月，一夕無恙，請衆道伴相辭作別，大笑而終。後來在嶽廟裏累次顯靈，州人廟祝，隨塑戴宗神像於廟。

裏，胎骨是他真身。又有阮小七受了誥命，辭別宋江，已往蓋天軍做都統制職事。未及數月，被大將王京、趙譚，懷挾幫源洞辱罵舊恨，累累於童樞密前，訴說阮小七的過失，曾穿着方臘的赭黃袍，龍衣玉帶，雖是一時戲耍，終久懷心不良；亦且蓋天軍地僻人蠻，必致造反。童貫把此事達知蔡京，奏過天子，請降了聖旨，行移公文到彼處，追奪阮小七本身的官誥，復爲庶民。阮小七見了，心中也自歡喜，帶了老母，回還梁山泊石碣村，依舊打魚爲生，奉養老母，以終天年，後來壽至六十而亡。且說『小旋風』柴進在京師，見戴宗納還官誥，求閑去了；又見說朝廷追奪了阮小七官誥，不合戴了方臘的平天冠，龍衣玉帶，意在學他造反，罰爲庶民，尋思我亦曾在方臘處做駙馬，倘或日後奸臣們知得，於天子前讒佞，見責起來，追了誥命，豈不受辱？不如自識時務，免受玷辱。推稱風疾病患，不時舉發，難以任用，情願納還官誥，求閒爲農。辭別衆官，再回滄州橫海郡爲民，自在過活。忽然一日，無疾而終。李應受中山府都統制，赴任半年，聞柴進求閒去了，自思也推稱風癱，不能爲官，申達省院，繳納官誥，復還故鄉獨龍岡村中過活。後與杜興一處作富豪，俱得善終。關勝在北京大名府總管兵馬，甚得軍心，衆皆欽伏。一日，操練軍馬回來，因大醉，失脚踏馬，得病身亡。呼延灼受御營指揮使，每日隨駕操備。後領大軍，破大金兀朮四太子，出軍殺至

淮西陣亡。只有朱全在保定府管軍有功，後隨劉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軍節度使。花榮帶同妻小妹子，前赴應天府到任。吳用自來單身，只帶了隨行安童，去武勝軍到任。李逵亦是獨自帶了兩個僕從，自來潤州到任。話說爲何只說這三個到任，別的都說了絕後結果？爲這七員正將，都不厮見着，先說了結果。後這五員正將，宋江、盧俊義、花榮、吳用、李逵還有厮會處，以此未說絕了，結果下來便見。

再說宋江、盧俊義在京師，都分派了諸將賞賜，各各令其赴任去訖。歿於王事者，止將家眷人口，關給與恩賞錢帛金銀，仍各送回故鄉，聽從其便。再有見在朝京偏將一十五員，除兄弟宋清還鄉爲農外，杜興已自跟隨李應還鄉去了；黃信仍任青州；孫立帶同兄弟孫新、顧大嫂，并妻小，自依舊登州任用；鄒潤不願爲官，回登雲山去了；蔡慶跟隨關勝，仍回北京爲民；裴宣自與楊林商議了，自回飲馬川，受職求閒去了；蔣敬思念故鄉，願回潭州爲民；朱武自來投授樊瑞道法，兩個做了全真先生，雲游江湖，去投公孫勝出家，以終天年；穆春自回揭陽鎮鄉中，復爲良民；凌振砲手非凡，仍受火藥局御營任用。舊在京師偏將五員：安道全欽取回京，就於太醫院做了金紫醫官；皇甫端原受御馬監大使；金大堅已在內府御寶監爲官；蕭讓在蔡太師府中受職，作門館先生；樂和在駙馬王都尉府中盡老清閒，終身快樂，不在話

下。

且說宋江自與盧俊義分別之後，各自前去赴任。盧俊義亦無家眷，帶了數個隨行伴當，自望廬州去了。宋江謝恩辭朝，別了省院諸官，帶同幾個家人僕從，前往楚州赴任。自此相別，都各分散去了，亦不在話下。

且說宋朝原來自太宗傳太祖帝位之時，說了誓願，以致朝代奸佞不清。至今徽宗天子，至聖至明，不期致被奸臣當道，讒佞專權，屈害忠良，深可憫念。當此之時，卻是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當有殿帥府太尉高俅、楊戩，因見天子重禮厚賜宋江等這夥將校，心內好生不然。兩個自來商議道：『這宋江、盧俊義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倒喫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這等恩賜，卻教他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惹人恥笑？自古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楊戩道：『我有一計，先對付了盧俊義，便是絕了宋江一隻臂膊。這人十分英勇，若先對付了宋江，他若得知，必變了事，倒惹出一場不好。』高俅道：『願聞你的妙計如何。』楊戩道：『排出幾個廬州軍漢，來省院首告盧安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意在造反，便與他申呈去太師府啓奏，和這蔡太師都瞞了。等太師奏

過天子，請旨定奪，卻令人賺他來京師。待上皇賜御食與他，於內下了些水銀，卻墜了那人腰腎，做用不得，便成不得大事。再差天使，卻賜御酒與宋江，酒裏也與他下了慢藥，只消半月之間，以定沒救。」高俅道：「此計大妙！」有詩堪笑：

自古權奸害善良，

不容忠義立家邦。

皇天若肯明昭報，

男作俳優女作倡。

兩個賊臣，計議定了，着心腹人出來尋覓兩個廬州土人，寫與他狀子，叫他去樞密院首告盧安撫，在廬州即日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意欲造反；使人常往楚州，結連安撫宋江，通情起義。樞密院卻是童貫，亦與宋江等有仇，當即收了原告狀子，逕呈來太師府啓奏。蔡京見了申文，便會官計議。此時高俅、楊戩俱各在彼，四個奸臣，定了計策，引領原告人，入內啓奏天子。上皇曰：「朕想宋江、盧俊義征討四方虜寇，掌握十萬兵權，尚且不生歹心。今已去邪歸正，焉肯背反？寡人不會虧負他，如何敢叛逆朝廷……其中

有詐，未審虛的，難以准信。」當有高俅、楊戩在傍奏道：「聖上，道理雖然，人心難忖。想必是盧俊義嫌官卑職小，不滿其心，復懷反意，不幸被人知覺。」上皇曰：「可喚來寡人親問，自取實招。」蔡京、童貫又奏

道：『盧俊義是一猛獸，未保其心。倘若驚動了他，必致走透，深爲不便，今後難以收捕。只可賺來京師，陛下親賜御膳御酒，將聖言撫諭之，窺其虛實動靜。若無不必究問，亦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念。』上皇准奏，隨即降下聖旨，差一使命逕往廬州，宣取盧俊義還朝，有委用的事。天使奉命來到廬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直至州衙，開讀已罷。話休絮煩。盧俊義聽了聖旨，宣取回朝，便同使命離了廬州，一齊上了舖馬來京。於路無話，早至東京皇城司前歇了。次日，早到東華門外，伺候早朝。時有太師蔡京，樞密院童貫，太尉高俅，楊戩，引盧俊義於偏殿，朝見上皇。拜舞已罷，天子道：『寡人欲見卿一面。』又問：『廬州可容身否？』盧俊義再拜奏道：『托賴聖上洪福齊天，彼處軍民，亦皆安泰。』上皇又問了些閒話，俄延至午，尙膳廚官奏道：『進呈御膳在此，未敢擅便，乞取聖旨。』此時高俅，楊戩已把水銀暗地着放在裏面，供呈在御案上。天子當面將膳賜與盧俊義。盧俊義拜受而食。上皇撫諭道：『卿去廬州，務要盡心，安養軍士，勿生非意。』盧俊義頓首謝恩，出朝回還廬州，全然不知四個賊臣設計相害。高俅，楊戩相謂曰：『此後大事定矣！』

再說盧俊義是夜便回廬州來，覺道腰腎疼痛，動舉不得，不能乘馬，坐船回來。行至泗州淮河，天數

將盡，自然生出事來。其夜因醉，要立在船頭上消遣，不想水銀墜下腰膀，并骨髓裏去，冊立不牢，亦且酒後失脚，落於淮河深處而死。可憐河北『玉麒麟』屈作水中冤抑鬼。從人打撈起屍首，具棺槨殯於泗州高原深處。本州官員動文書申覆省院，不在話下。

且說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計較定了，將齋泗州申達文書，早朝奏聞天子說：『泗州申覆盧安撫行至淮河，因酒醉墮水而死。臣等省院，不敢不奏。今盧俊義已死，只恐宋江心內設疑，別生他事。乞陛下聖鑑，可差天使，齋御酒往楚州賞賜，以安其心。』上皇沉吟良久，欲道不准，未知其心意欲准行，誠恐有弊。上皇無奈，終被奸臣讒佞所惑，片口張舌，花言巧語，緩裏取事，無不納受。遂降御酒二樽，差天使一人，齋往楚州，限目下便行。眼見得這使臣亦是高俅、楊戩二賊手下心腹之輩，天數只註宋公明合當命盡，不期被這奸臣們將御酒內放了慢藥在裏面，卻教天使齋犖了，徑往楚州來。

且說宋公明自從到楚州爲安撫，兼管總領兵馬。到任之後，惜軍愛民，百姓敬之如父母，軍校仰之若神明，訟庭肅然，六事俱備，人心既服，軍民欽敬。宋江公事之暇，時常出郭遊翫。原來楚州南門外，有個去處，地名喚做蓼兒洼。其山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其山秀麗，松柏森然，甚有風水。雖然是個小

去處，其內山峯環繞，龍虎踞盤，曲折峯巒，陂階臺砌。四圍港汊，前後湖蕩，儼然是梁山泊水滸寨一般。宋江看了，心中甚喜，自己想道：『我若死於此處，堪爲陰宅。但若身閒，常去遊翫，樂情消遣。』

話休絮煩。自此宋江到任以來，將及半載，時是宣和六年首夏初旬，忽聽得朝廷降賜御酒到來，與衆出郭迎接。入到公廨，開讀聖旨已罷，天使捧過御酒，教宋安撫飲畢，宋江亦將御酒回勸天使，天使推稱自來不會飲酒。御酒宴罷，天使回京。宋江備禮，饋送天使，天使不受而去。

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道肚腹疼痛，心中疑慮，想被下藥在酒裏。卻自急令從人打聽那來使時，於路館驛，卻又飲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計，必是賊臣們下了藥酒，乃歎曰：『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並不會行半點異心之事。今日天子輕聽讒佞，賜我藥酒，得罪何辜。我死不爭，只有李逵見在潤州都統制，他若聞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連夜使人往潤州喚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別有商議。且說李逵自到潤州爲都統制，只是心中悶倦，與衆終日飲酒，只愛貪杯。聽得宋江差人到來有請，李逵道：『哥哥取我，必有話說。』便同幹人下了船，直到楚州，逕入州治，拜見宋江罷。宋江道：『兄弟自從分散之後，日夜只是想念衆人。吳用軍師，

武勝軍又遠，花知寨在應天府，又不知消耗；只有兄弟在潤州鎮江較近，特請你來商量一件大事。」李逵道：「哥哥，甚麼大事？」宋江道：「你且飲酒！」宋江請進後廳，見成杯盤，隨即管待李逵，喫了半晌酒。將至半酣，宋江便道：「賢弟不知，我聽得朝廷差人齎藥酒來，賜與我喫。如死，卻是怎的好？」李逵大叫一聲：「哥哥，反了罷！」宋江道：「兄弟，軍馬盡都沒了，兄弟們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道：「我鎮江有三千軍馬，哥哥這裏楚州軍馬，盡點起來，并這百姓，都盡數起去，併氣力招軍買馬殺將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強！在這奸臣們手下受氣！」宋江道：「兄弟且慢着，再有計較。」原來那接風酒內，已下了慢藥。當夜李逵飲酒了，次日，具舟相送。李逵道：「哥哥幾時起義兵，我那裏也起軍來接應。」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死在旦夕。我爲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我死之後，恐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因此，請將你來，相見一面。昨日酒中，已與了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此處——楚州南門外，有個蓼兒洼，風景盡與梁山泊無異——和你陰魂相聚。我死之後，屍首定葬於此處，我已看定了也！」言訖，墮淚如雨。李逵見說，亦垂淚道：「罷，罷，罷！生時伏侍哥

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言訖淚下，便覺道身體有些沉重。當時洒淚，拜別了宋江下船。回到潤州，果然藥發身死。李逵臨死之時，囑咐從人：『我死了，可千萬將我靈柩去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和哥哥一處埋葬。』囑罷而死。從人置備棺槨盛貯，不負其言，扶柩而往。

再說宋江自從與李逵別後，心中傷感，思念吳用、花榮，不得會面。是夜藥發臨危，囑咐從人親隨之輩：『可依我言，將我靈柩安葬此間南門外蓼兒洼高深處，必報你衆人之德。……乞依我囑。』言訖而逝。宋江從人置備棺槨，依禮殯葬。楚州官吏聽從其言，不負遺囑，當與親隨人從本州吏胥老幼扶宋公明靈柩，葬於蓼兒洼。數日之後，李逵靈柩亦從潤州到來，葬於宋江墓側，不在話下。且說宋清在家患病，聞知家人回來，報說哥哥宋江已故在楚州，病在鄆城，不能前來津送。後又聞說葬於本州南門外蓼兒洼，只令得家人到來祭祀，看視墳塋，修築完備，回復宋清，不在話下。

卻說武勝軍承宣使、軍師吳用，自到任之後，常常心中不樂，每每思念宋公明相愛之心。忽一日，心情恍惚，寢寐不安。至夜，夢見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服，說道：『軍師，我等以忠義爲主，替天行道，於心不曾負了天子。今朝廷賜飲藥酒，我死無辜。身亡之後，見已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深處。軍師若想舊日

之交情，可到墳塋，親來看視一遭。」吳用要問備細，撒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吳用淚如雨下，坐而待旦。得了此夢，寢食不安。次日，便收拾行李，逕往楚州來。不帶從人，獨自奔來。前至楚州，果然宋江已死，只聞彼處人民無不嗟嘆。吳用安排祭儀，直至南門外 蓼兒洼，尋到墳塋，置祭宋公明、李逵，就於墓前，以手攔其墳塚，哭道：「仁兄英靈不昧，乞爲昭鑒。吳用是一村中學究，始隨晁蓋，後遇仁兄，救護一命，坐享榮華。到今數十餘載，皆賴兄之德。今日既爲國家而死，托夢顯靈與我，兄弟無以報答，願得將此良夢，與仁兄同會於九泉之下。」言罷痛哭。正欲自縊，只見花榮從船上飛奔到於墓前，見了吳用，各喫一驚。吳學究便問道：「賢弟在應天府爲官，緣何得知宋兄已喪？」花榮道：「兄弟自從分散到任之後，無日身心得安，常想念衆兄之情；因夜得一異夢，夢見宋公明哥哥和李逵前來，扯住小弟，訴說朝廷賜飲藥酒，鴆死，見葬於楚州南門外 蓼兒洼 高原之上。兄弟如不棄舊，可到墳前，看望一遭。因此，小弟擲了家間，不避驅馳，星夜到此。」吳用道：「我得異夢，亦是如此，與賢弟無異，因此而來。今得賢弟到此最好，吳某心中想念宋公明 恩義難捨，交情難報，正欲就此處自縊而死，魂魄與仁兄同聚一處。身後之事，托與賢弟。」花榮道：「軍師既有此心，小弟便當隨從，亦與仁兄同歸一處。」似此真乃死生契合者也。有詩爲證：

紅蓼洼中托夢長，

花榮吳用各悲傷。

一腔義血元同有，

豈忍田橫獨喪亡？

吳用道：『我指望賢弟看見我死之後，葬我於此，你如何也行此事？』花榮道：『小弟尋思宋兄長仁義難捨，恩念難忘。我等在梁山泊時，已是大罪之人，幸然不死，感得天子赦罪招安，北討南征，建立功勳。今已姓揚名顯，天下皆聞。朝廷既已生疑，必然來尋風流罪過。倘若被他奸謀所施，誤受刑戮，那時悔之無及。如今隨仁兄同死於黃泉，也留得個清名於世，屍必歸墳矣！』吳用道：『賢弟，你聽我說，我已單身，又無家眷，死卻何妨？你今見有幼子嬌妻，使其何依？』花榮道：『此事不妨，自有囊篋足以餬口。妻室之家，亦自有入料理。』兩個大哭一場，雙雙懸於樹上，自縊而死。船上從人久等，不見本官出來，都到墳前看時，只見吳用、花榮，自縊身死。慌忙報與本州官僚，置備棺槨，葬於蓼兒洼宋江墓側，宛然東西四坵。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義兩全，建立祠堂，四時享祭，里人祈禱，無不感應。

且不說宋江在蓼兒洼累顯靈，所求立應。卻說道：君皇帝，在東京內院，自從賜御酒與宋江之後，聖意累累設疑，又不知宋江消息，常只掛念於懷。每日被高俅、楊戩議論奢華受用所惑，只要閉塞賢路，

謀害忠良。忽然一日，上皇在內宮閒翫，猛然想起李師師，就從地道中，和兩個小黃門，逕來到他後園中，拽動鈴索。李師師慌忙迎接聖駕，到於臥房內坐定。上皇便叫前後關了門戶。李師師盛妝向前起居已罷，天子道：「寡人近感微疾，見令「神醫」安道全看治，有數十日不會來與愛卿相會，思慕之甚！今一見卿，朕懷不勝悅樂！」李師師奏道：「深蒙陛下眷愛之心，賤人愧感莫盡！」房內鋪設酒肴，與上皇飲酌取樂。纔飲過數杯，只見上皇神思困倦，點的燈燭熒煌，忽然就房裏起一陣冷風，上皇見個穿黃衫的立在面前。上皇驚起問道：「你是甚人，直來到這裏？」那穿黃衫的人奏道：「臣乃是梁山泊宋江部下「神行太保」戴宗。」上皇道：「你緣何到此？」戴宗奏道：「臣兄宋江，只在左右，啓請陛下車駕同行。」上皇曰：「輕屈寡人車駕何往？」戴宗道：「自有清秀好去處，請陛下遊翫。」上皇聽罷此語，便起身隨戴宗出得後院來，見馬車足備，戴宗請上皇乘馬而行。但見如雲似霧，耳聞風雨之聲，到一個去處，但見：

漫漫煙水，隱隱雲山。不觀日月光明，只見水天一色。紅瑟瑟滿目蓼花，綠依依一洲蘆葉。雙雙鴻雁，哀鳴在沙渚磯頭；對對鶺鴒，倦宿在敗荷汀畔。霜楓簇簇，似離人點染淚波；風柳疎疎，如怨婦

蹙眉黛。淡月寒星長夜景，涼風冷露九秋天。

當下上皇在馬上觀之不足，問戴宗道：「此是何處？要寡人到此。」戴宗指着山上關路道：「請陛下行去，到彼便知。」上皇縱馬登山，行過三重關道，至第三座關前，見有上百人俯伏在地，盡是披袍掛鏡，戎裝革帶，金盔金甲之將。上皇大驚，連問道：「卿等皆是何人？」只見爲頭一個，鳳翅金盔，錦袍金甲，向前奏道：「臣乃梁山泊宋江是也。」上皇曰：「寡人已教卿在楚州爲安撫使，卻緣何在此？」宋江奏道：「臣等謹請陛下到忠義堂上，容臣細訴衷曲枉死之冤。」上皇到忠義堂前下馬，上堂坐定，看堂下時，煙霧中拜伏着許多人。上皇猶豫不定，只見爲首的宋江上塔，跪膝向前，垂淚啓奏。上皇道：「卿何故淚下？」宋江奏道：「臣等雖曾抗拒天兵，素秉忠義，並無分毫異心。自從奉陛下勅命招安之後，先退遼兵，次平三寇，弟兄手足，十損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已來，與軍民水米無交，天地共知。今陛下賜臣藥酒，與臣服喫，臣死無憾。但恐李逵懷恨，輒起異心；臣特令人去潤州喚李逵到來，親與藥酒燒死。吳用、花榮，亦爲忠義而來，在臣塚上，俱皆自縊而亡。臣等四人，同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望人憐憫，建立祠堂於墓前。今臣等陰魂不散，俱聚於此，伸告陛下，訴平生衷曲，始終無異。乞陛下聖鑑。」上皇聽了大

驚曰：『寡人親差天使，親賜黃封御酒，不知是何人換了藥酒賜卿。』宋江奏道：『陛下可問來使，便知奸弊所出。』上皇看見三關寨柵雄壯，慘然問曰：『此是何所，卿等聚會於此？』宋江奏曰：『此是臣等舊日聚義梁山泊也。』上皇又曰：『卿等已死，當往受生，何故相聚於此？』宋江奏道：『天帝哀憐臣等忠義，蒙玉帝符牒勅命，封爲梁山泊都土地。衆將已會於此，有屈難伸，特令戴宗屈萬乘之主，親臨水泊，懇告平日衷曲。』上皇曰：『卿等何不詣九重深院，顯告寡人？』宋江奏道：『臣乃幽陰魂魄，怎得到鳳闕龍樓？今者陛下出離宮禁，屈邀至此。』上皇曰：『寡人可以觀旣否？』宋江等再拜謝恩。上皇下堂，回首觀看堂上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上皇點頭下塔。忽見宋江背後轉過李逵，手搭雙斧，厲聲高叫道：『皇帝，皇帝，你怎地聽信四個賊臣挑撥，屈壞了我們性命？今日既見，正好報仇！』『黑旋風』說罷，輪起雙斧，逕奔上皇。天子喫這一驚，撒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渾身冷汗，閃開雙眼，見燈燭熒煌，李師師猶然未寢。上皇問曰：『寡人恰在何處去來？』李師師奏道：『陛下適間伏枕而臥。』上皇卻把夢中神異之事，對李師師一一說知。李師師又奏曰：『凡人正直者，必然爲神。莫非宋江端的已死，是他故顯神靈，托夢與陛下？』上皇曰：『寡人來日，必當舉問此事。若是如果死了，必須與他建立廟宇，勅封烈侯。』李

師師奏曰：『若聖上果然加封，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德。』上皇當夜嗟嘆不已。

次日臨朝，傳聖旨，會羣臣於偏殿。當有蔡京、童貫、高俅、楊戩等，只慮恐聖上問宋江之事，已出宮去了。只有宿太尉等幾位大臣，在彼侍側，上皇便問宿元景曰：『卿知楚州安撫宋江消息否？』宿太尉奏道：『臣雖一向不知宋安撫消息，臣昨夜得一異夢，甚是奇怪。』上皇曰：『卿得異夢，可奏與寡人知道。』宿太尉奏曰：『臣夢見宋江，親到私宅，戎裝慣帶，頂盔明甲，見臣訴說，陛下以藥酒見賜而亡。楚人憐其忠義，葬在楚州南門外，建立祠堂，四時享祭。』上皇聽罷，便顛頭道：『此誠異事，與朕夢一般。』又分付宿元景道：『卿可差心腹之人，往楚州體察此事，有無急來回報。』宿太尉道：『是。』便領了聖旨，自出宮禁，歸到私宅，便差心腹之人，前去楚州探聽宋江消息，不在話下。

次日，上皇駕坐文德殿，見高俅、楊戩在側，聖旨問道：『汝等省院，近日知楚州宋江消息否？』二人不敢啓奏，各言不知。上皇輾轉心疑，龍體不樂。

且說宿太尉幹人，已到楚州打探回來，備說宋江蒙御賜飲藥酒而死。已喪之後，楚人感其忠義，今葬於楚州，蓼兒洼高山之上。更有吳用、花榮、李逵三人，一處埋葬。百姓哀憐，蓋造祠堂於墓前，春秋祭賽。

虔誠奉祀，士庶祈禱，極有靈驗。宿太尉聽了，慌忙引領幹人入內，備將此事，回奏天子。上皇見說，不勝傷感。次日早朝，天子大怒，當百官前，責罵高俅，楊戩：「敗國奸臣，壞寡人天下！」二人俯伏在地，叩頭謝罪。蔡京、童貫亦向前奏道：「人之生死，皆由注定。省院未有來文，不敢妄奏。昨夜楚州纔有申文到院，臣等正欲啓奏……」上皇終被四賊曲爲掩飾，不加其罪，當卽喝退高俅、楊戩，便教追要原齋御酒使臣。不期天使自離楚州回還，已死於路。

宿太尉次日見上皇於偏殿，再以宋江忠義顯靈之事，奏聞天子。上皇准宣宋江親弟宋清，承襲宋江名爵。不期宋清已感風疾在身，不能爲官，上表辭謝，只願鄆城爲農。上皇憐其孝道，賜錢十萬貫，田三千畝，以贍其家。待有子嗣，朝廷錄用。後來宋清生一子宋安平，應過科舉，官至祕書學士，這是後話。

再說上皇具宿太尉所奏，親書聖旨，勅封宋江爲「忠烈義濟靈應侯」，仍勅賜錢於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粧塑宋江等歿於王事諸多將佐神像。勅賜殿宇牌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濟州奉勅於梁山泊起造廟宇，但見：

金釘朱戶，玉柱銀門；畫棟雕梁，朱簷碧瓦。綠欄干低繞軒牕，繡簾幃高懸寶檻。五間大殿，中懸勅

額金書兩廡長廊，綵畫出朝入相。綠槐影裏，樞星門高接青雲；翠柳陰中，靖忠廟直侵霄漢。黃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員天罡正將，兩廊之內，列朱武爲頭，七十二座地煞將軍。門前侍從猱獠，部下神兵勇猛。紙爐巧匠砌樓臺，四季焚燒楮帛；桅竿高豎掛長旛，二社鄉人祭賽。庶民恭禮，正神祇，祀典朝參忠烈帝。萬年香火享無窮，千載功勳表史記。

又有絕句一首，詩曰：

天罡盡已歸天界，

地煞還應入地中。

千古爲神皆廟食，

萬年青史播英雄。

後來宋公明累累顯靈，百姓四時享祭不絕。梁山泊內祈風得風，禱雨得雨。楚州蓼兒洼亦顯靈驗，彼處人民重建大殿，添設兩廊，奏請賜額。粧塑神像三十六員於正殿，兩廊仍塑七十二將。年年享祭，萬民頂禮，至今古跡尙存。史官有唐律二首哀輓，詩曰：

莫把行藏怨老天，

韓彭赤族已堪憐。

一心報國摧鋒日，

百戰擒遼破臘年。

煞曜罡星今已矣，

早知鳩毒埋黃壤，

又詩：

生當鼎食死封侯，

鐵馬夜嘶山月曉，

不須出處求真跡，

千古蓼洼埋玉地，

讒臣賊子尙依然！

學取鷓夷范蠡船。

男子生平志已酬。

玄猿秋嘯暮雲稠。

卻喜忠良作話頭。

落花啼鳥總關愁。